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二七三函 | 一〇二四冊 | 漢書 | |
| 一四架 | 一二冊 | 類 | |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024 |
| 冊數 | 12 (1) |
| 函號 | 273 1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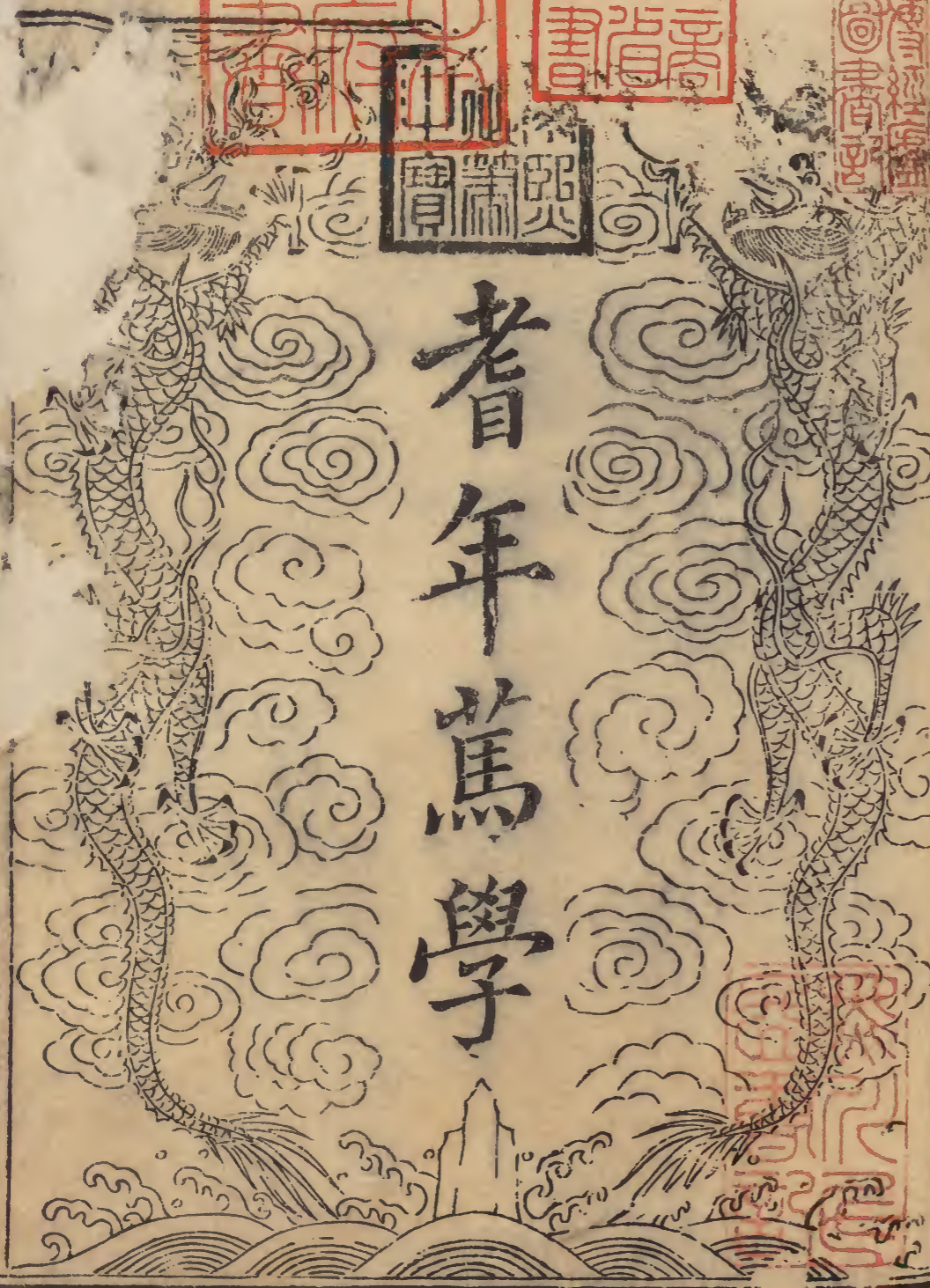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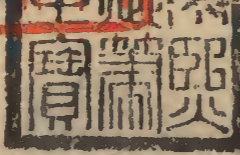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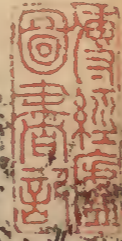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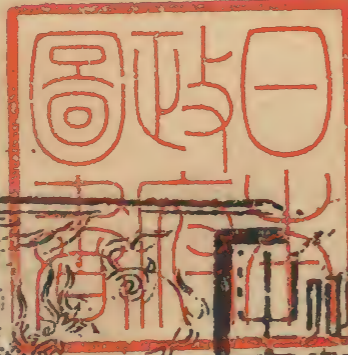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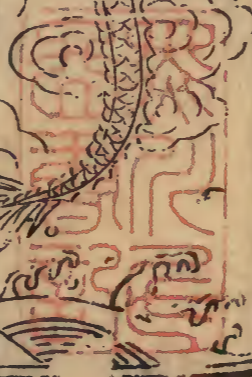
康熙乙酉

禹貢錐指

草莽臣 胡渭 恭進



耆年篤學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賜臣胡渭

往予伯兄尚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
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
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肫明皆海內碩儒
傑士卓乎不羣而同在伯兄之門可謂盛矣未幾
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
被

恩復起仍奉

命奉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間一來亦先
後淪沒天下之學者未嘗不歎息咨嗟謂好客如
伯兄今不復有其人而耆德之彫喪不能復聚如

往日殊可惜也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能無感與諸君子各有地誌之書而拙明禹貢雖指獨晚出其書考正孔傳孔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注及郡縣誌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有功於禹貢不細至發明夏道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旨非但區區稽考沿革鉤覈異同資滕口說而已故其書得進呈

御覽一旦邀特達之知而

褒美其耆年篤學良非偶也獨念我

國家繼禹之服聲教四訖遠踰夏后之世使伯兄而在與拙明輩勒成全書當可追翼禹貢仰副我皇上崇尚經學之意惜乎伯兄已歿向所謂四君子者止一拙明在焉予衰老無狀藉手引年以去序拙明之書不能不三歎於今昔之際也

予告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徐秉義謹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
世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躋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
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
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源流而抉其異同者疇
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信乎其難哉德清胡君拙
明著禹貢錐指二十卷余受而卒業慨然歎曰偉矣哉
此禹貢之功臣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
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迕而失
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爲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覩縷
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失

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跡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為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為蒼叢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今胡君之書網羅散失摘抉微眇參考故實融貫古今簡要而不疎精詳而不雜兼班志酈注之長而去其二難洵可不出戶庭指畫九州矣昔之釋禹貢者二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抵牾先儒皆以為魏晉間人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二家之謬不少而採班酈之善為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溝澮行潦之無所本方觀經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君為人氣專而容寂捷戶著書不接人事蓋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精覃思凡十餘載不惟昌明

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聖人財成輔相之精意漁仲所謂深於道殆庶幾焉余用是序而行之質於世之修學好古者康熙壬午日南至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吉水李振裕序

處士德清胡渭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其書先聖之功臣而後學之津筏也今乙酉首春振裕校書內庭與禁直諸臣從容言

天子崇尚經學搜求遺逸若是書者豈可令伏而不見查學士昇尤重其典核乃以其書奏呈

上覽而善之三月南巡狩駐蹕吳郡渭親齎是書并所撰平成頌一篇恭詣

行宮以獻

上復稱善且令宣至南書房

賜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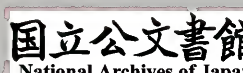
賜御書詩扇及扁額於戲布衣耆艾之士山澤之臞而

止之褒寵備至如是天下之人其有不感激奮發以無負

聖天子獎勸之意者誰也蓋人之著書立說有幸而傳於後者亦有不幸而終不得傳者渭研精覃思凡廿載而成是書書成而遭遇

右文之朝蒙

特達之知為之表章夫豈獨渭之幸亦是書之實有功於經學而冥冥之中不欲使之棄擲埋沒而不傳也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振裕嘗韙其說以為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匯其源流而析其異同者蓋其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迕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為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翫縷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後互相衡決此其難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迹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難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



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蒼萃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昔之釋禹貢者二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科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牴牾先儒皆以爲魏晉間久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孔蔡之謬不少而採班酈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溝澮行潦之無所本方觀經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宜乎宸翰親褰一字榮於華袞也夫巖棲谷隱之士冥心孤詣搜抉奇奧欲以自成一書而聲施後世者代不乏人然往往篇斷句落散軼而不存誠不遇其時乎抑亦非漁仲所謂深於道者也渭素志淡泊氣專而容寂庶幾其有道者年踰七十視聽不衰其著述藏橐尚多異日儻更有所獻振裕尚能執筆而敘之康熙四十四年夏五月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吉水李振裕撰

會恩先世恒爲士自高祖友信以明隆慶間進士起家爲順德令政績茂著粵人至今尸祝而文章爲世所宗與歸太僕有光齊名嗣後科第蟬聯臣父前進士給事中麒生今

誥贈兵部左侍郎者其文章亦饒有家法太學生胡渭臣父之再從弟而臣會恩同高祖之叔父也叔祖前甲子舉人公角即世叔渭以孤童攻制義苦心鑽研寒暑不輟臣父夙器之謂其技必售命臣從講肄受業焉已而淹滯不偶遂棄去帖括銳意經術而尤精於尚書就尚書中又以爲周書較備而夏商之書亡逸過半其禹貢洪範二篇乃大禹箕

子所作文字最古與堯典伯仲真瑚璉之法物東序之祕寶因博採諸家斷以己意為禹貢錐指洪範正論若干卷以發揮禹箕之蘊奧使二代將墜之緒鬱而復明亦猶夫子取夏時坤乾之志也洪範未脫藁禹貢已有成書錄以問世

上方表章六經

內廷燕閒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學士臣查昇以禹貢錐指進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及

法駕南巡叔感

九重特達之知恭詣

一行宮獻平成頌一篇臣昇取以奏御

上賞其文許賜扁額且

命宣臣與叔同至

行在南書房臣跪奏臣叔胡渭係臣受業之師潛心經學二十年所著有禹貢錐指一部已經奏

御蒙

恩宣至

上悅中使傳

旨云渭所教出者人才如此其學固可知也有頃中使

捧數扇以出皆

宸翰一賜臣乃

御製西湖詩一首宣

諭云此扇與賜徐潮者同復舉一授臣叔曰

皇上以此賜汝

恩出望外驚喜交并同叩頭謝訖日亭午

上撤御饌一筵宣賜大學士掌院學士臣昇臣會恩而

叔渭亦與賜焉久之

內出耆年篤學四大字宣賜渭

天語親褻

奎章燦爛禁直諸臣謂一時曠典登之起居注薄暮捧

出道旁觀者皆以為榮云臣伏念臣叔一老書士

自分屏跡於草野孰意拜賜

內廷分甘玉食稽古之力一至於此而臣以庸駑叨承

殊渥致身卿貳方忝竊是懼乃荷

推恩及於高祖

親書名文實政四大字俾額宗祠以光閭里今臣受業

叔渭又以進書獻頌蒙格外之優獎撫躬愧悚將

何以報稱萬一臣又側聞

聖諭云朕優獎此老書生正為天下士子讀書者勸

大哉王言雖菁莪棫樸樂育人材之意何以加茲是又

不獨臣家門之盛事而人文化成濟濟多士太平

萬世無疆之慶早於此卜之矣康熙四十四年閏
四月十二日禮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
學士_臣胡會恩恭紀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脩大清一統志館閣之
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儼舍洞庭肆志蒐討
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
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
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
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
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
是正其以為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
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
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

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暮乃成釐爲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闕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脩事和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鼃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闕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發明况其他乎採擷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竝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竝立於學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於地志水經劄錄本末附以夾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

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真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櫟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為天下法莊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為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被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它書所引崑山

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

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

瑞徵著禹貢匯疏摭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然

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鄭端簡曉雋文端宏竝有禹貢解頗為疎略其

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竦薛

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寶

諸家於禹貢尤為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

餘棄短錄長即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

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

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鱖可辨愚苟搜

遠紹於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尚書中候河圖括地象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尚書士禎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為採入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百詩則余所覲面講習者景范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志館初彙皆史學之淵藪可以陵古轢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雖指稱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餘悲焉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為經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羈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却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

即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
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
穎達所謂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
水地名竝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
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
西沅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
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顛預鶻突不甚分明其他
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邪至若
荷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
水出新安而云出澗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
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百里而云衡山江所
經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溧水
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溧出河南北山金
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
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
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
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
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
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襄德之北條荆山美陽之岐
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

屋山及沅水與滎陽地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
 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荆山定
 陶之荷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之恒
 山恒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祝其之
 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郟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前氏徼
 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
 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
 南之衡山此真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氏道
 之養水非蟠冢之所導西縣之蟠冢非漾水之所出湖
 陵之荷水非東至之荷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
 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
 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
 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鄆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羸縣之
 霍太山即太岳長子之濁漳水即衡漳屯留之絳水即降水楸王之
 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壑之大野澤鄴縣
 之故大河即禹廝二渠之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
 水毗陵之北江水即三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
 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
 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即許商所舉九河之三皆禹貢
 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差貽惑後人
 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潔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系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為震澤豫章歷陵傳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武

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棘下生安國所說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潔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涑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

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謂

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唐人義疏例稱孔君鄭君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為之序謂

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為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為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為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薈蕞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殺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為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內諸賢幸不以此相譏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

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
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
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
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
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爲
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
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
至禹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
于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
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
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
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
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
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
知即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
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
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
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
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
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

謂之岱自藍田以至盩厔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
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
相分析而各爲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
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
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南則又
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
旨吾不敢從至若砥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
孤露與一峰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
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爲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
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羗臺外方亦名嵩
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
名嶽又名吳嶽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
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
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
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繫縣而水經云在臨渝後魏志
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
今昌黎縣東繫縣故城之南也嶧冢在漢之沔陽而後
魏志云在嶧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寨
字記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
寧羗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羗州北與沔縣
接界處也至若嶧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

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為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迹尚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為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為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略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為瀨舉大別為翼際恒水為嘔夷衛水為虜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滎澤導為滎川河水引為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灘沮二源壅絕逆河化為勃海碣石淪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尚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真其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沈東流為濟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為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為沱漢別為潛河別為潞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為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水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皆然縣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為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竝垂天壤矣鯨何以績用弗成禹何

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博攷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臥疾一卷導河書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橫實啓之九峰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祇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

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

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

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宋仁宗時商胡決

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

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為開閉宋史河渠

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

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樂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

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

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

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

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

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害彌甚愚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爲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

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荆西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荷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

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爲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玉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末兗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

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河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成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郊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

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為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為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

有也

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

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為利後世

穿渠灌溉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為賦後

世口率

音律

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

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嚮化後世

珍禽瓊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

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

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條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

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疆幹弱枝

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

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

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

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為小康

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為老莊之

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得焉非

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已卯余復入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就正公覽之喜曰是書博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殫洽兼得虞夏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而謝今春公寓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於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嗟乎積病無繆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萱蘇今迺重災黎棗音診音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胃

元名渭生字脚明一字東樵

敬述於御河舟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為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其古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為之說歸太僕有光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頃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

罕覲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也。明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為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為圖則尤難。胷無萬卷之藏，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為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為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亦奚以為？於是不揣孤陋，既作錐指，輒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略倣先思本意，計里畫方為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置偏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賈耽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為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一之一，而欲以賅寰區之形勢，真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為禹貢圖難，而就經為圖則尤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真，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九州分域圖第一

每方七百里

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孔穎達曰禹登王位遂置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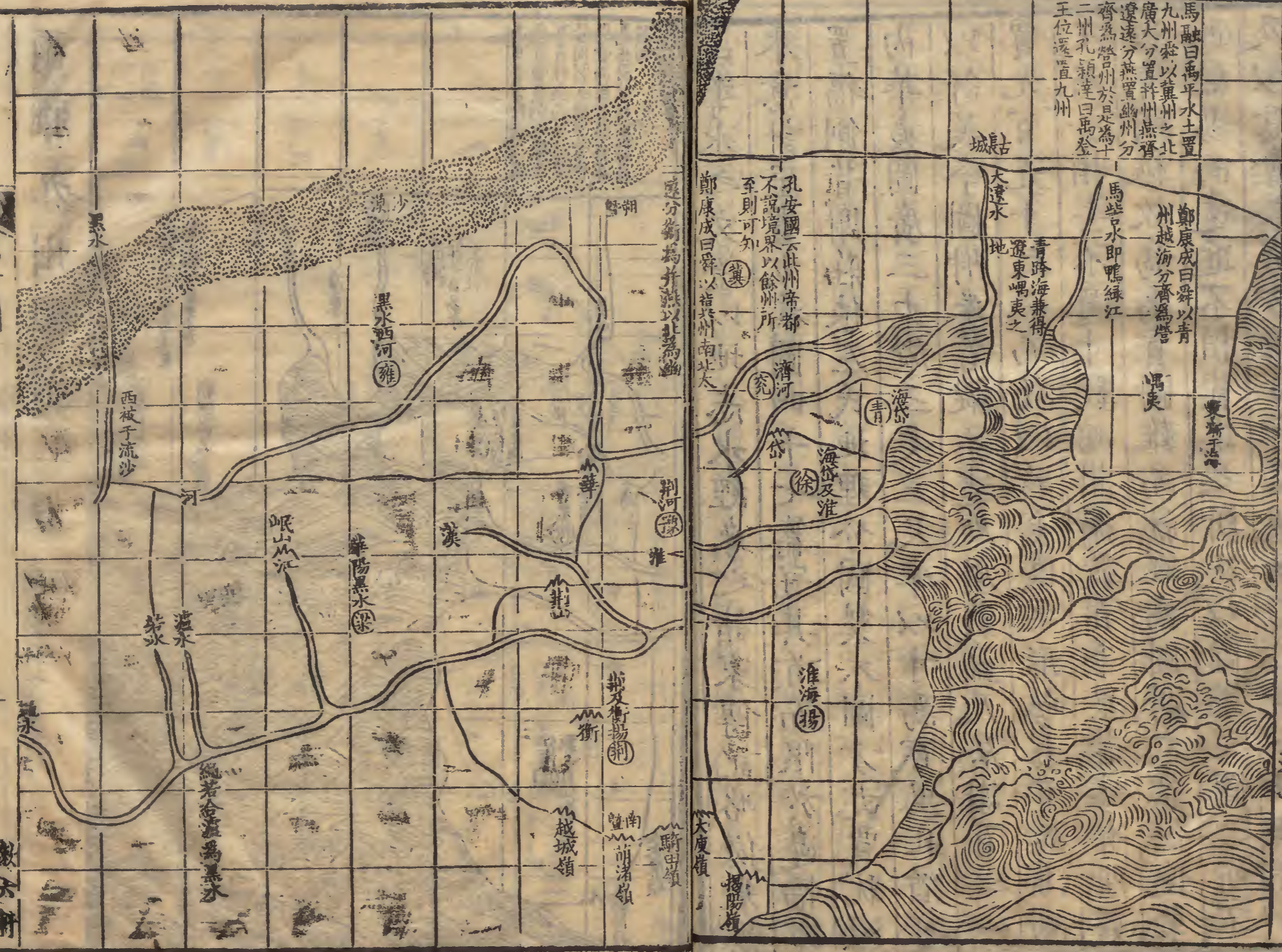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為營

馬些水即鴨綠江

青跨海兼得遼東喁夷之地

孔安國曰此州帝都至則可知

鄭康成曰舜以指共州南北大



禹貢圖

數天軒

爾雅九州圖第二

附每方七百里



禹貢有青徐梁而無
幽并管夏制也職方
有青并幽而無徐梁
管周制也爾雅有徐
幽管而無青梁并非
夏非周故孫炎疑是
殷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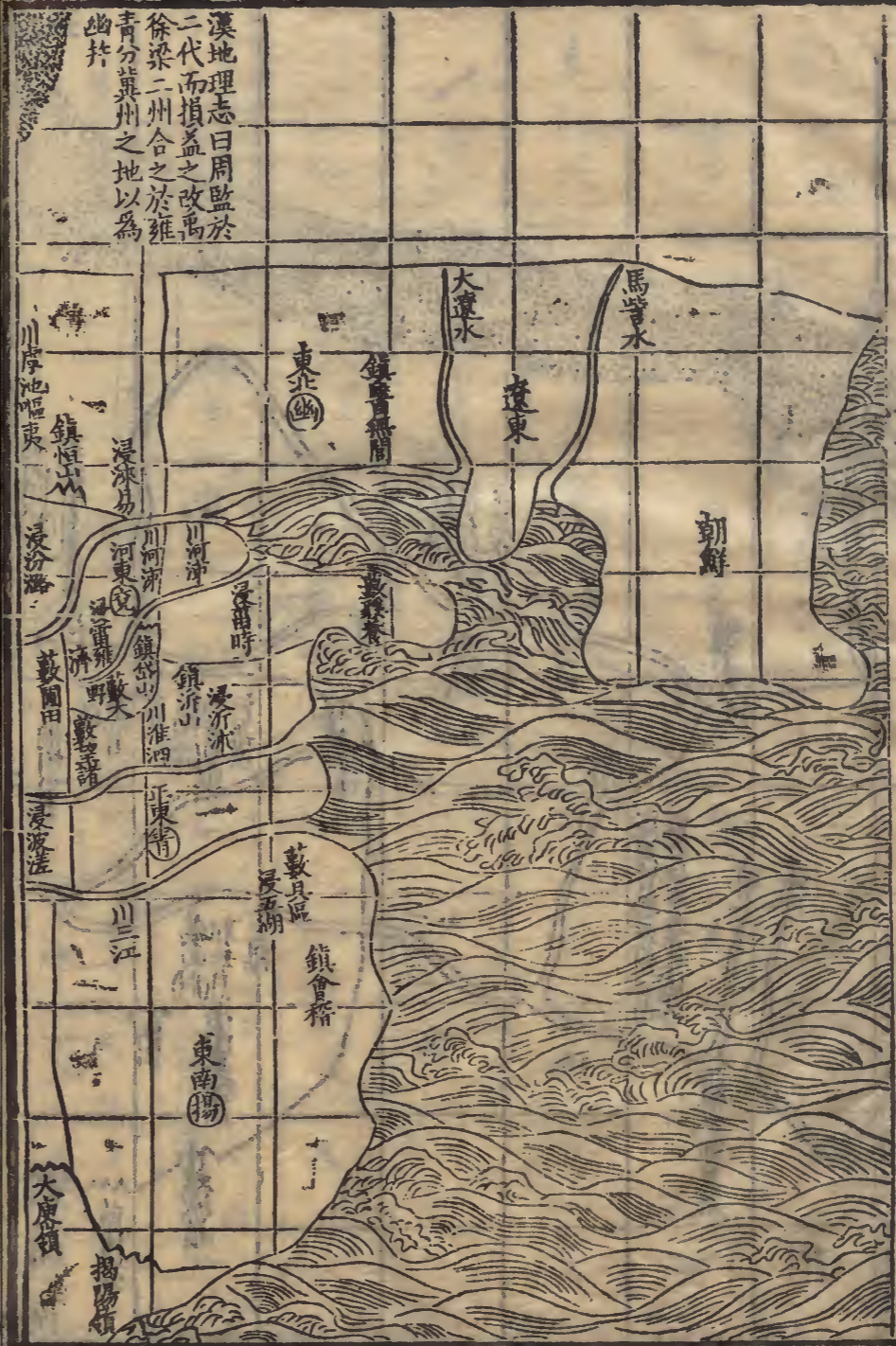
禹貢圖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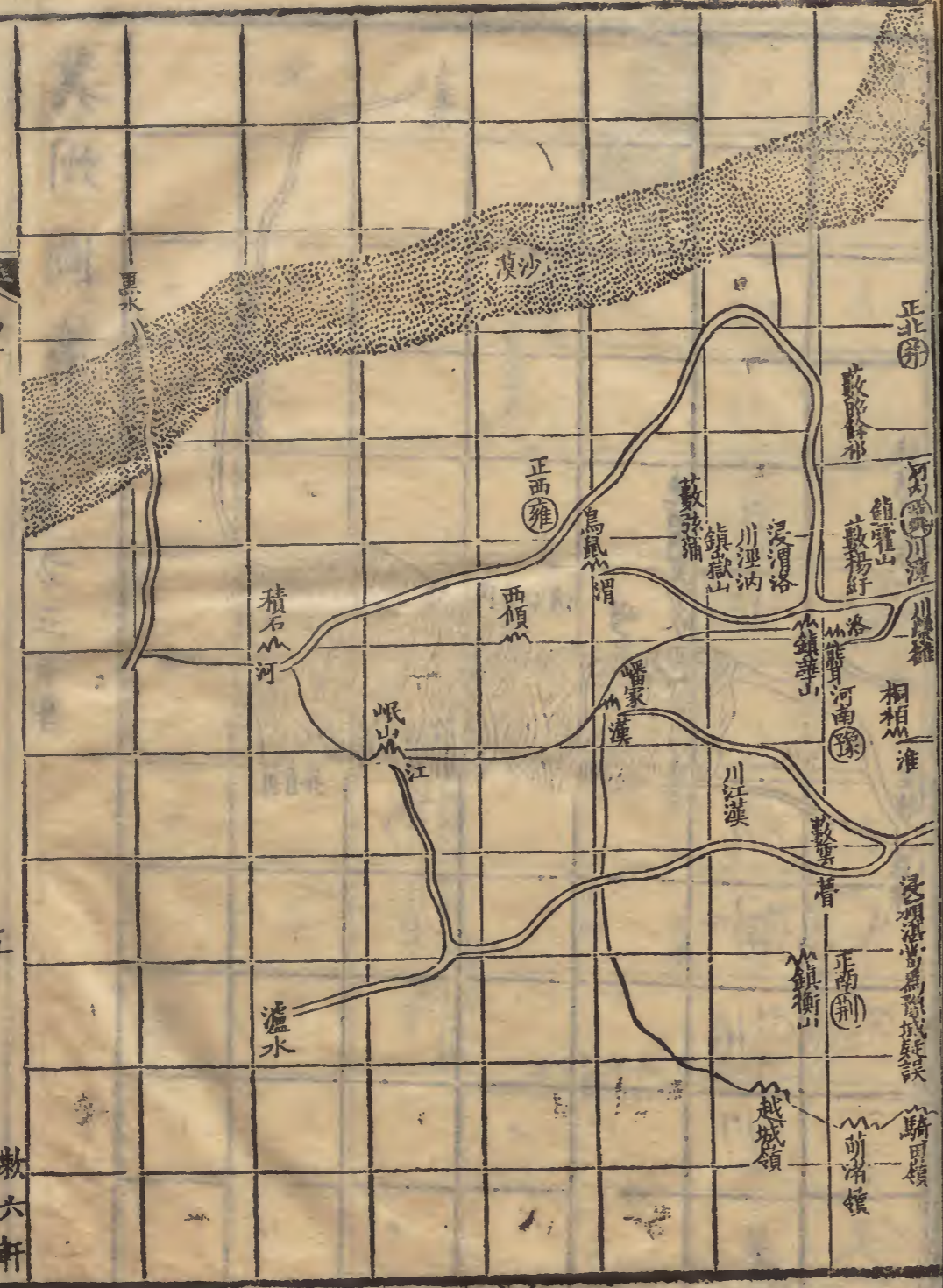
嶽六軒

職方九州圖第三

附每方七百里



漢地理志曰周監於
二代而損益之改禹
徐梁二州合之於雍
青分冀州之地以為
幽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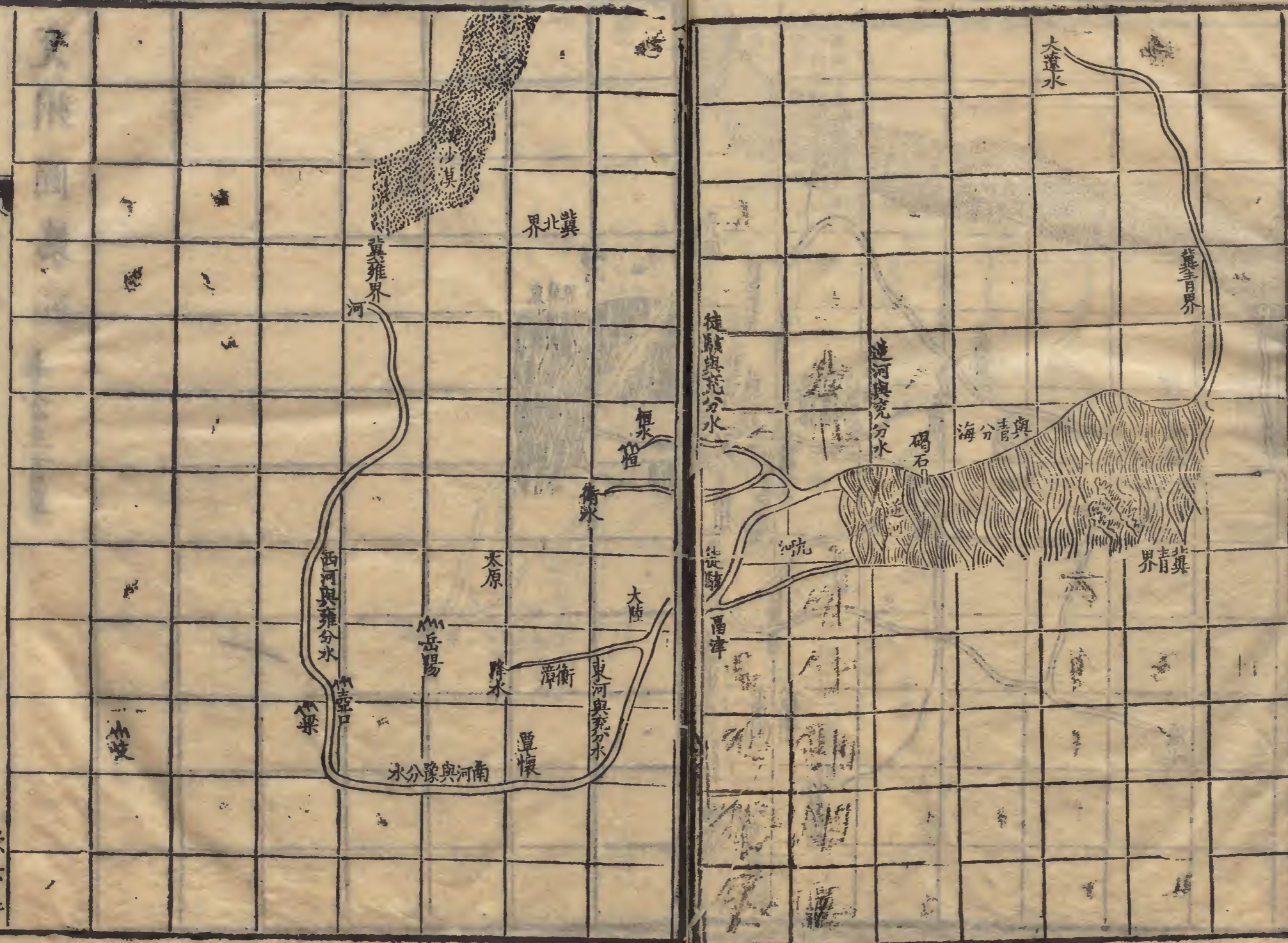


馬頁圖

五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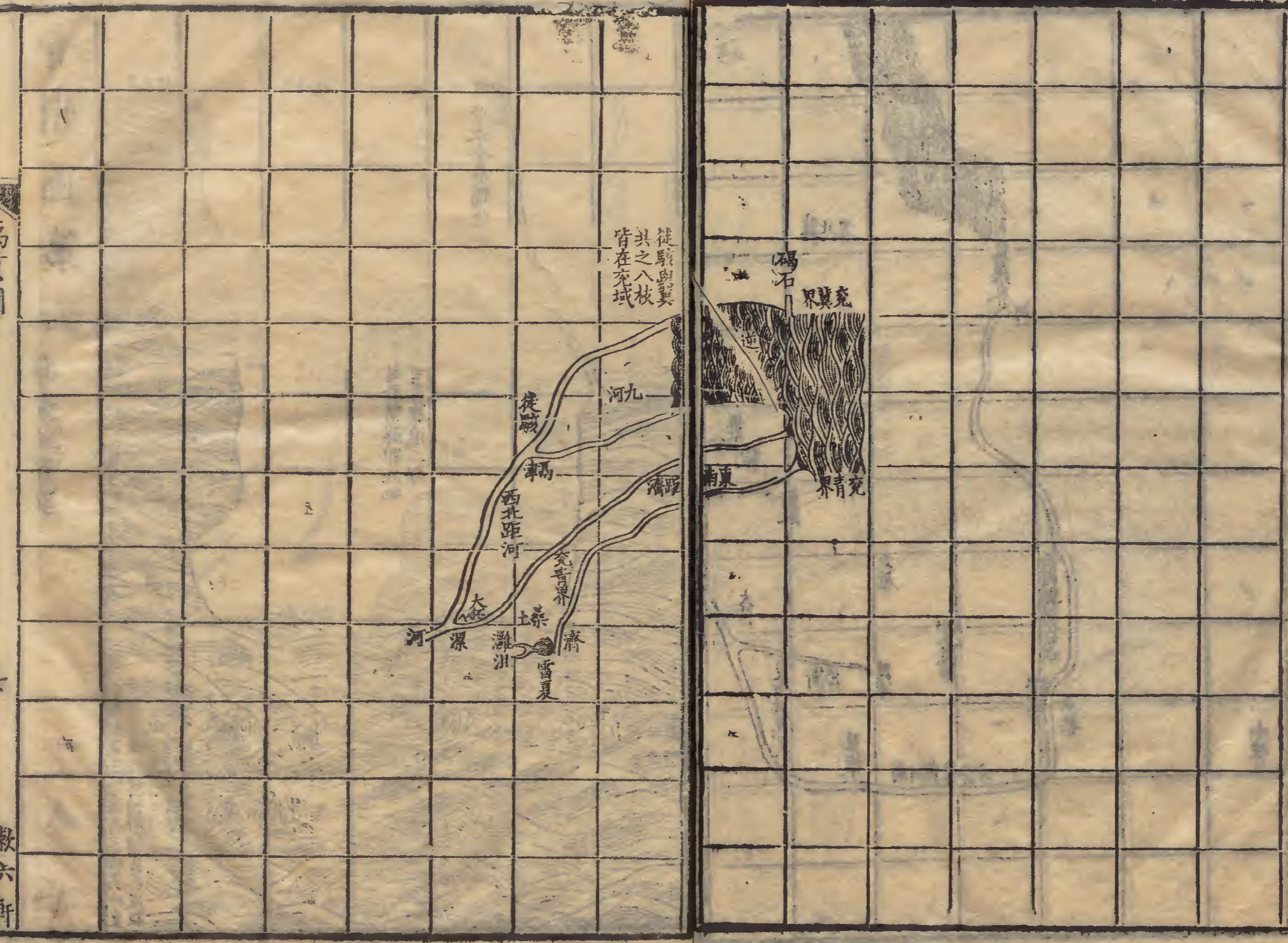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均圖

徽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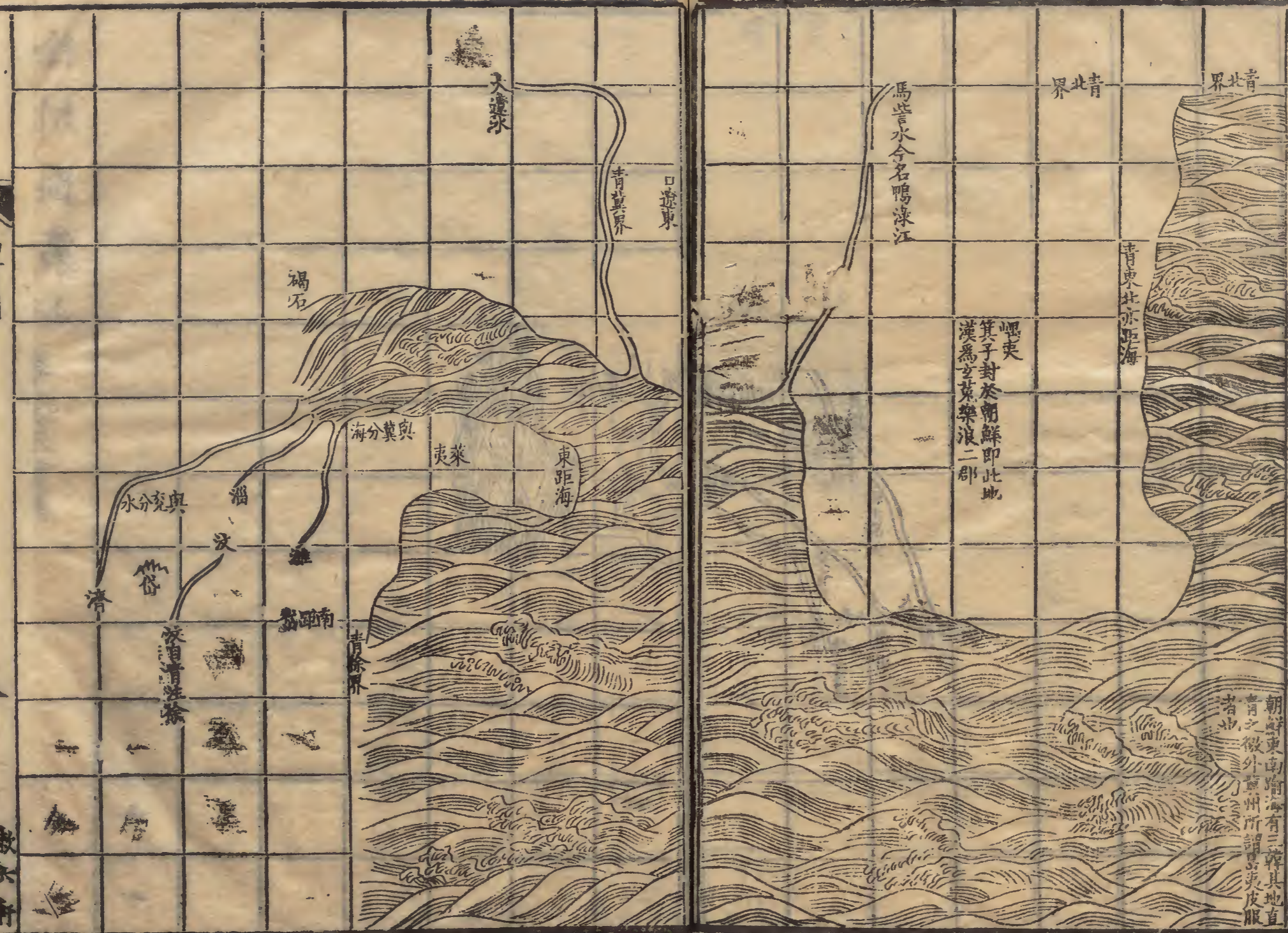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

卷六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岷夷
箕子封於朝鮮即此地
漢為玄菟樂浪二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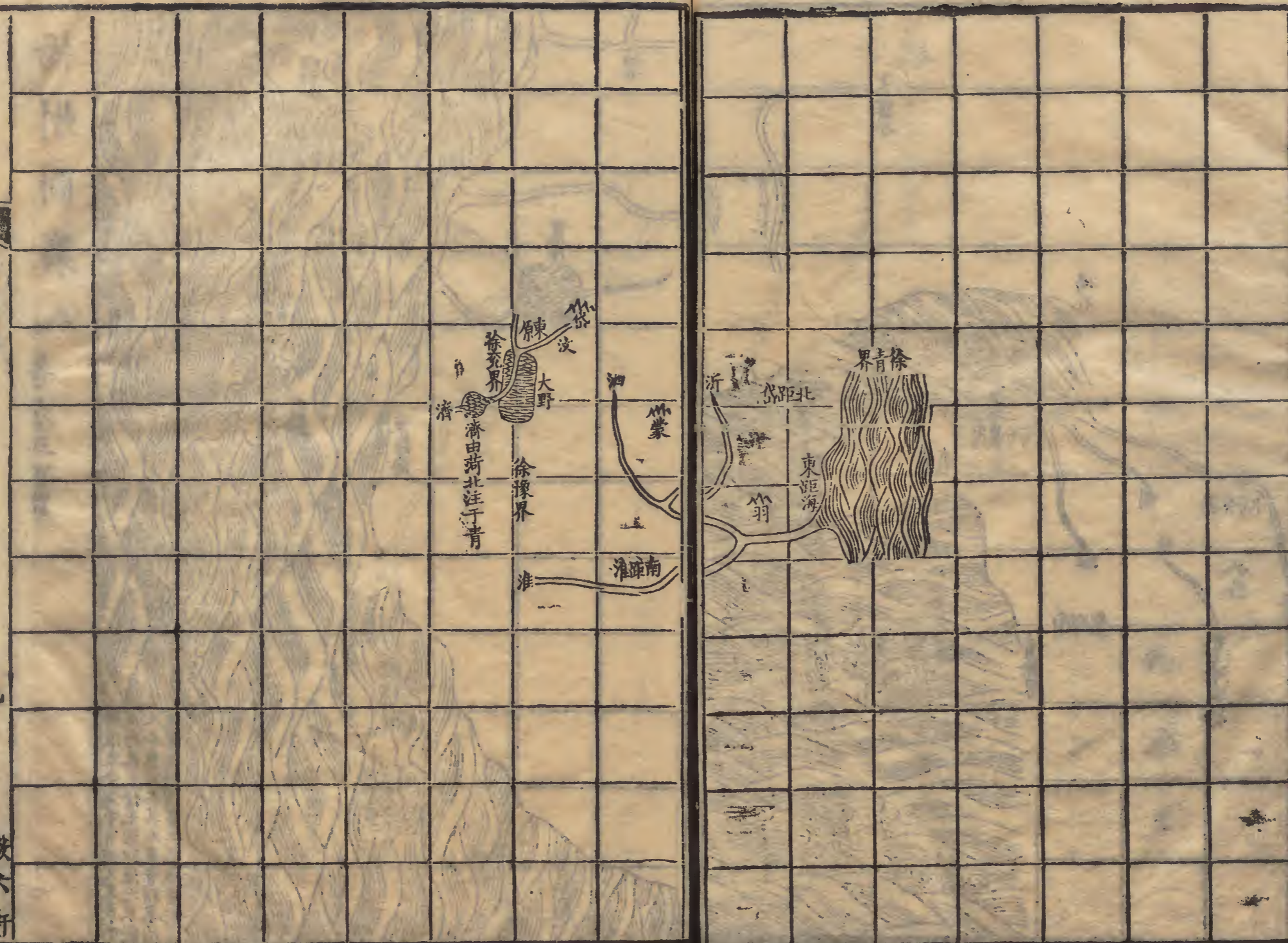
朝鮮東南海有三韓其地直
青之微外青州所謂夷皮服
者也

馬管水

大遼水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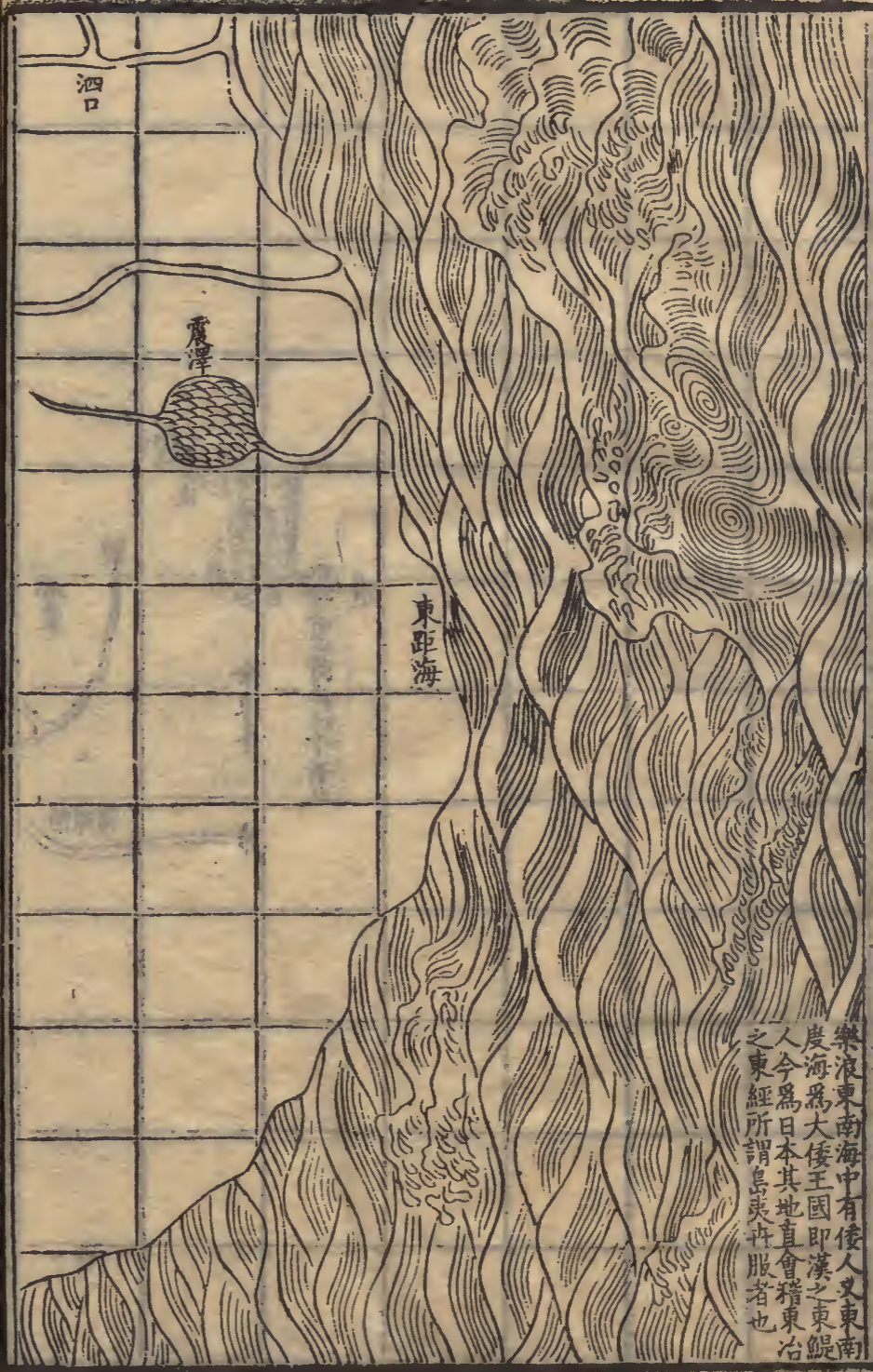
卷之九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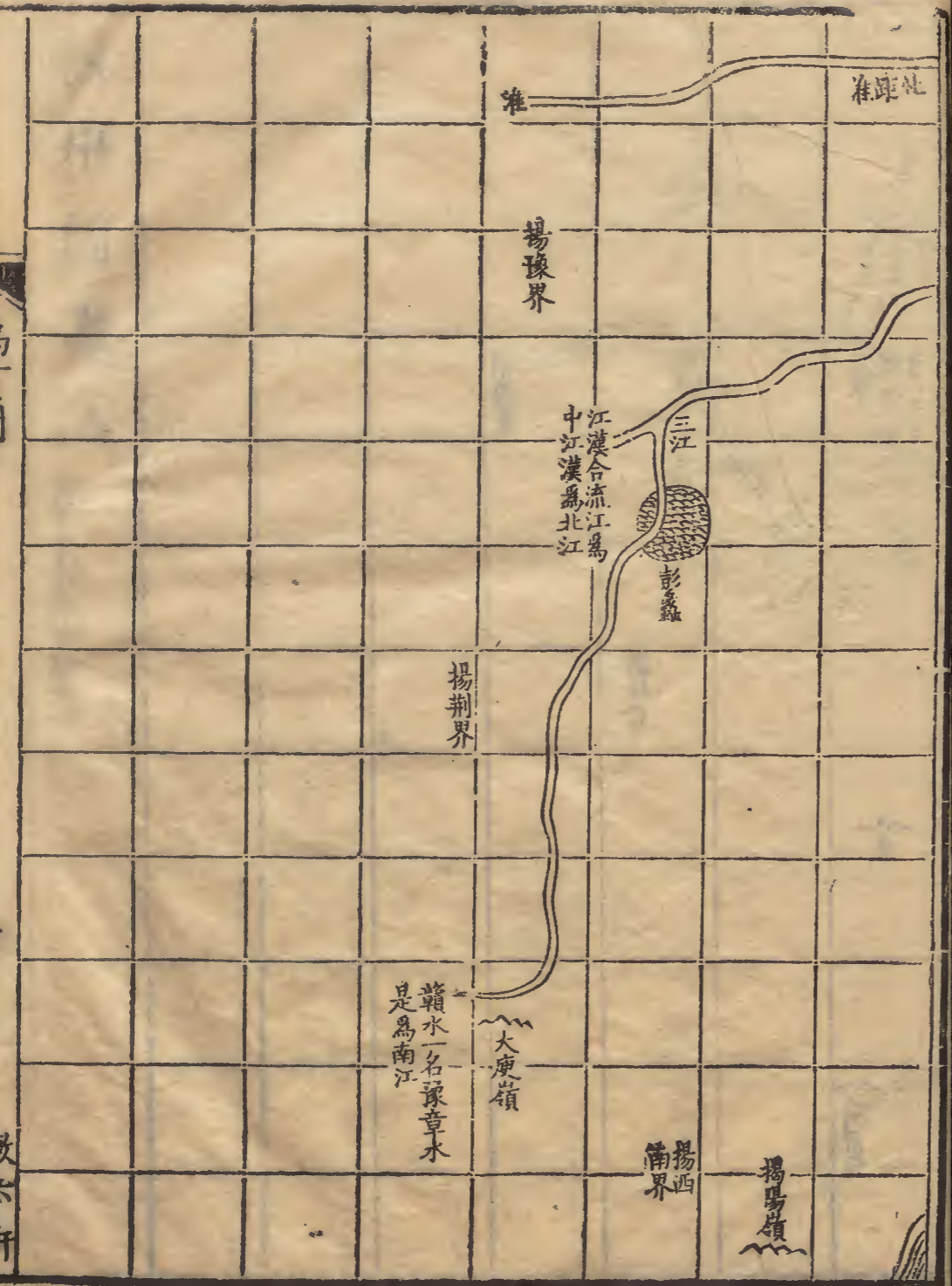
六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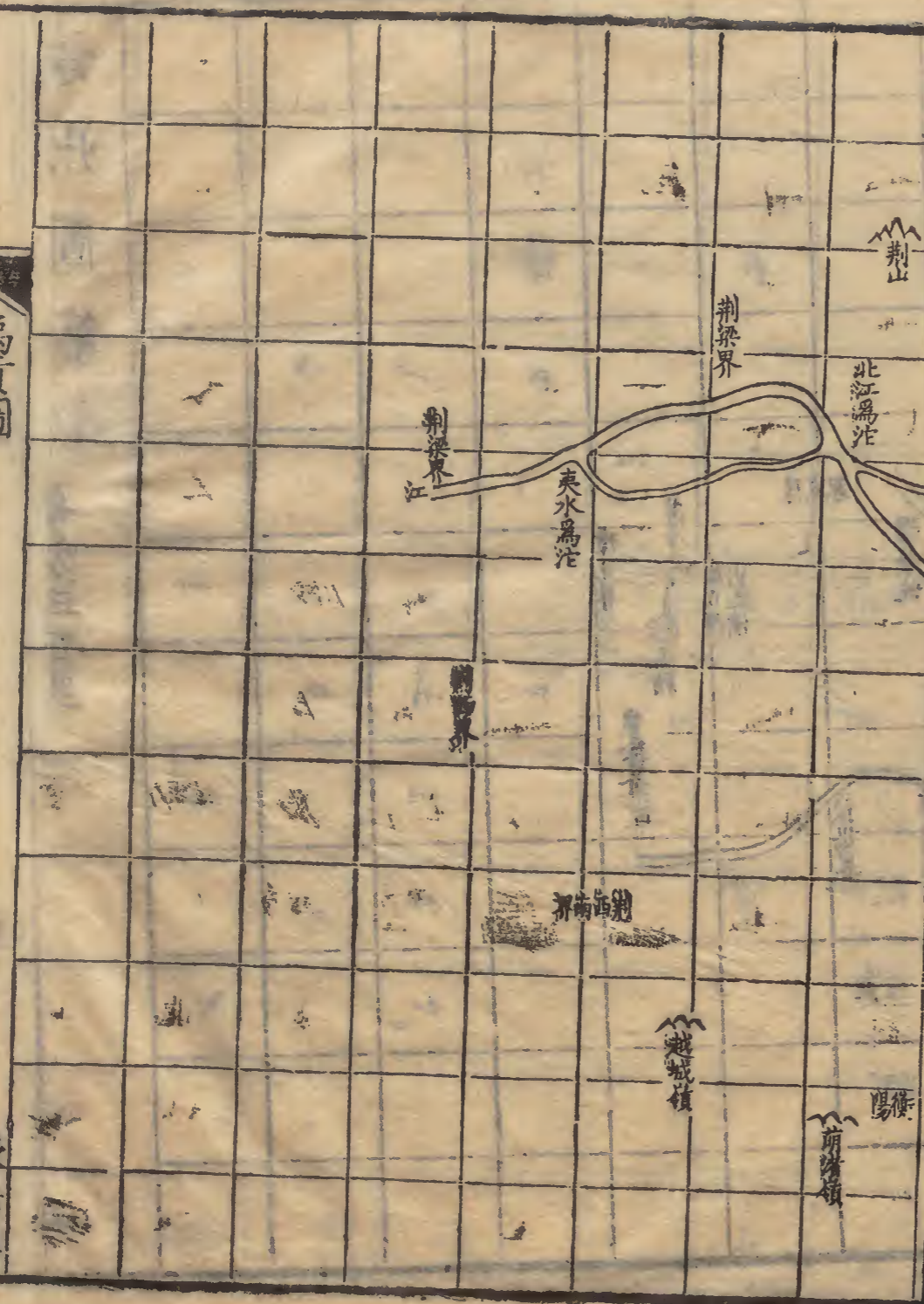
樂浪東南海中有倭人又東南
 度海為大倭王國即漢之東鯤
 人今為日本其地直會稽東治
 之東經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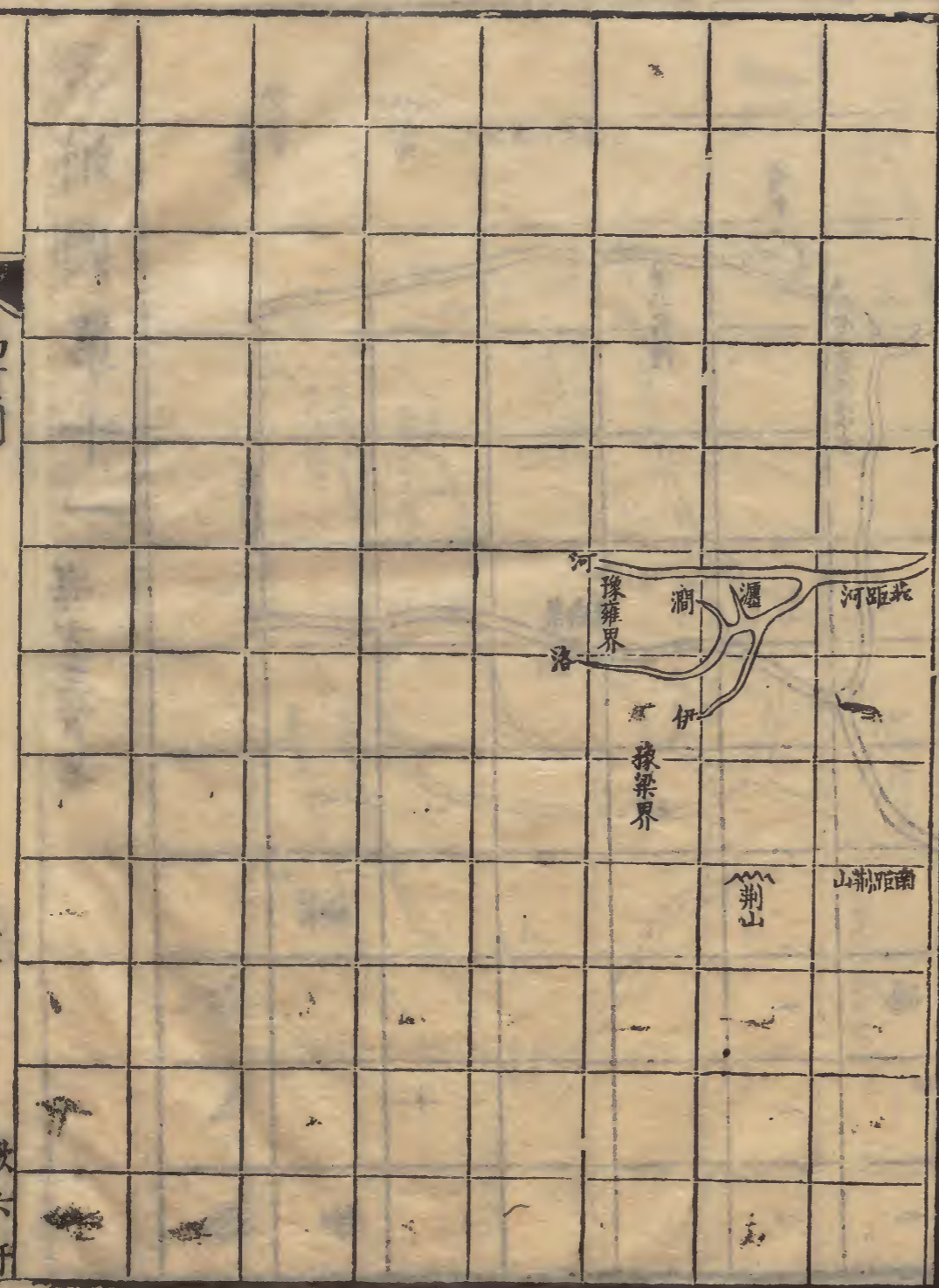
丹波

荆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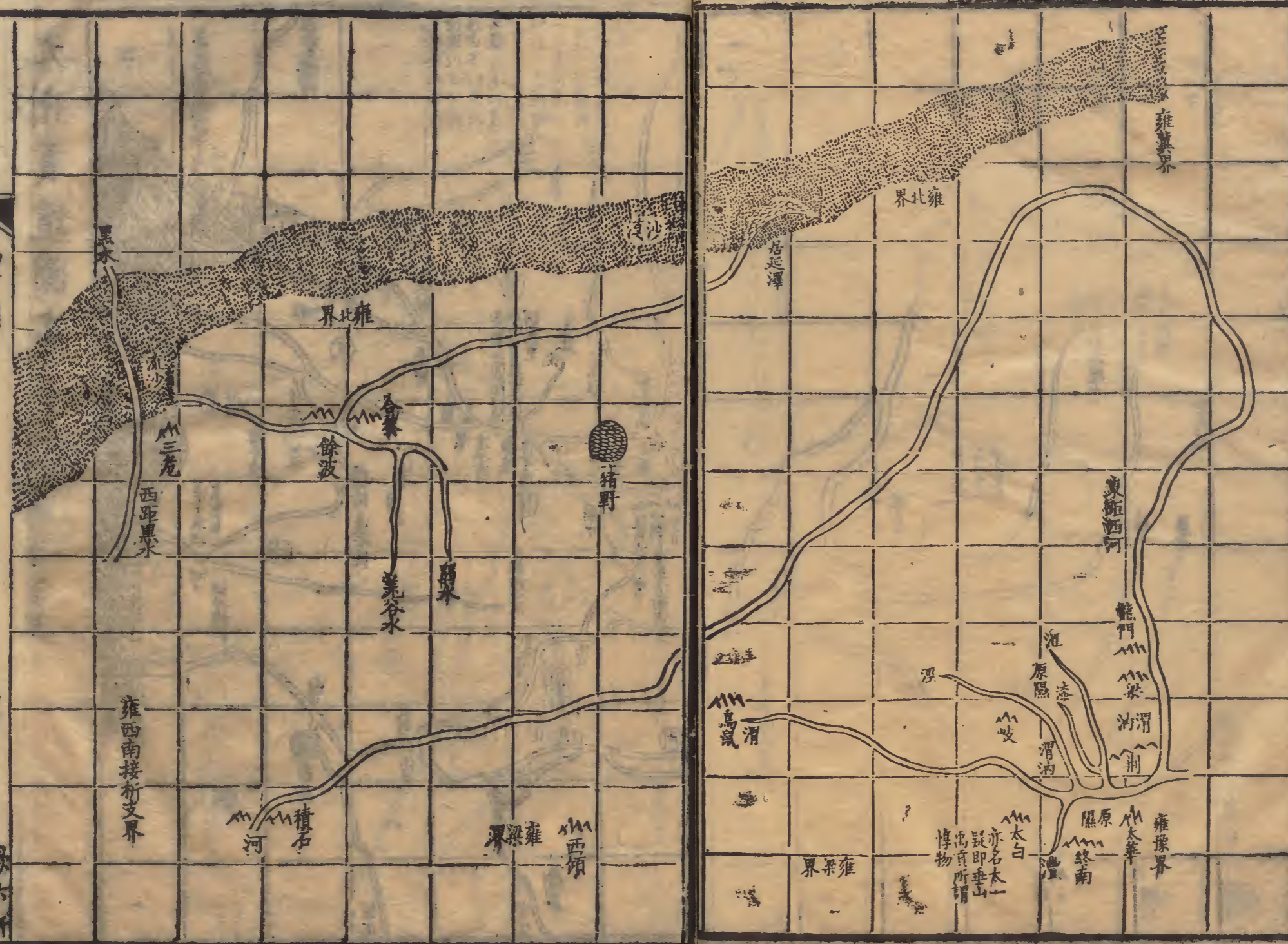
梁州圖第十一 海方三百里



禹貢圖

十一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

十四

水六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百里



馬貢圖

卷六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十五



六

導弱水圖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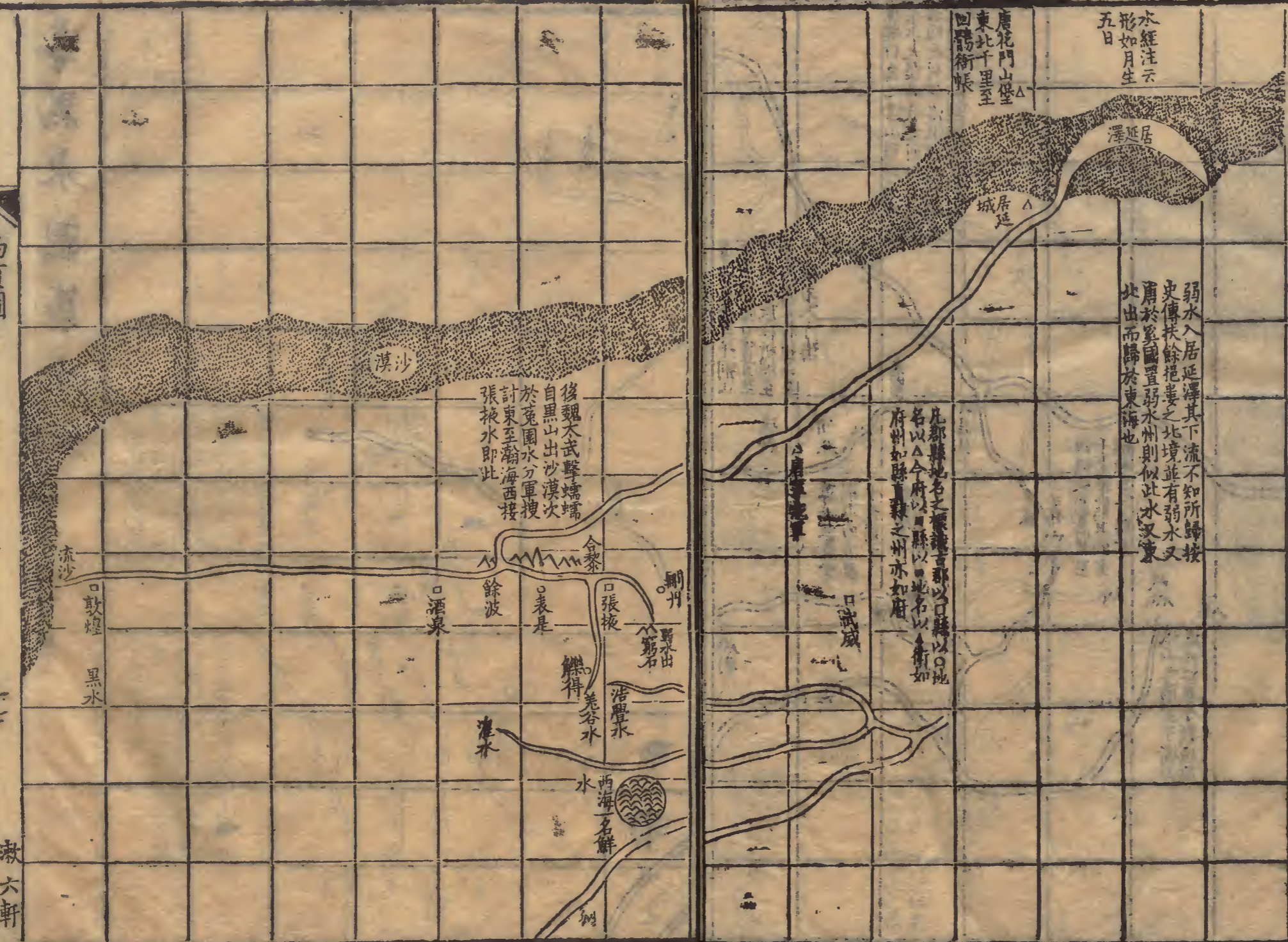
每方二百里

水經注云
形如月生
五日

唐花門山堡
東北千里至
回鶻衙帳

弱水入居延澤其下流不知所歸按
史傳扶餘挹婁之地境並有弱水又
庸於奚國置弱水州則似此水又東
北出而歸於東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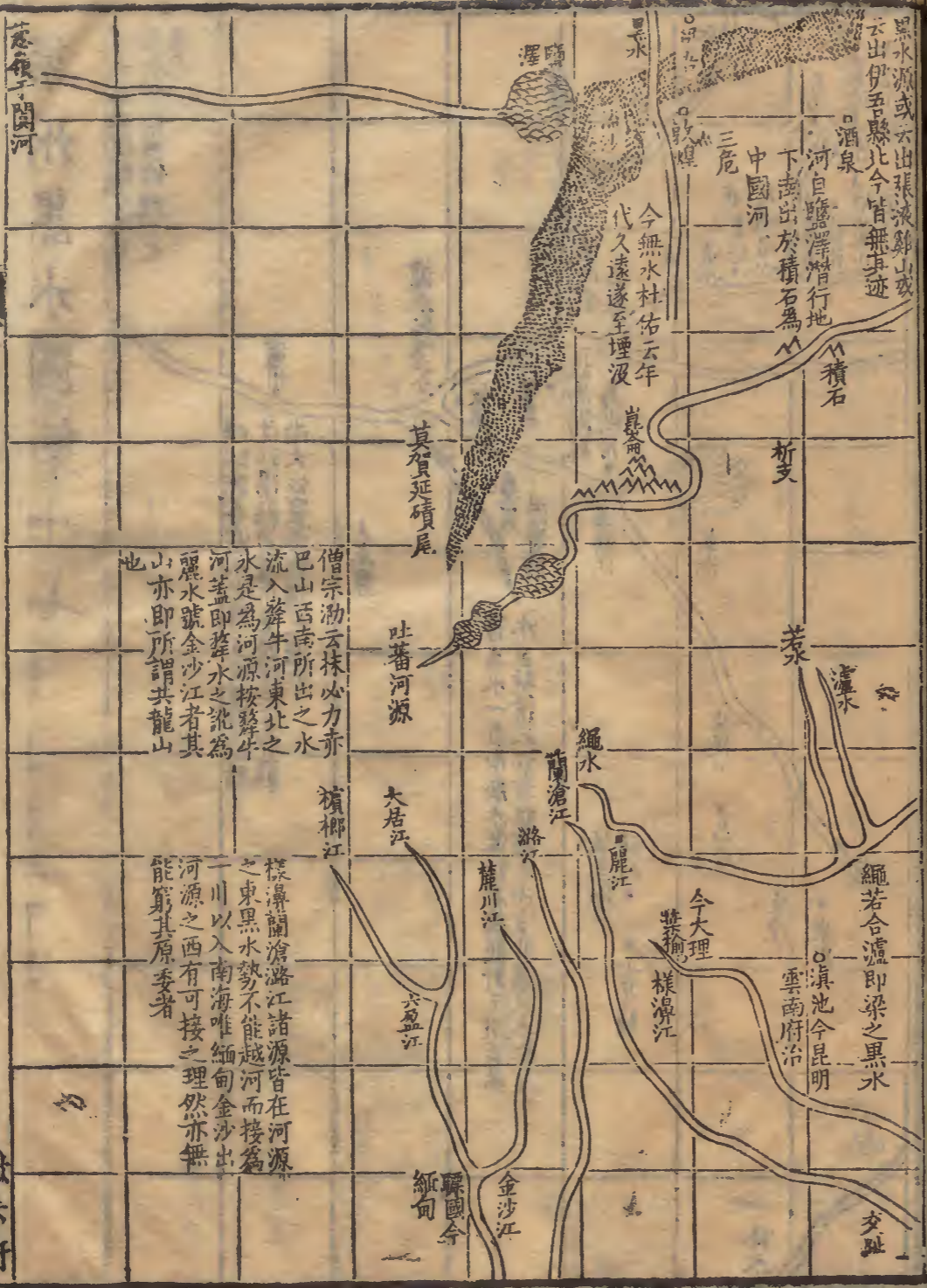
凡郡縣地名之標識者郡以口縣以○地
名以△今府以□縣以○地名以△衛如
府州如縣直隸之州亦如府



高麗圖

漱六軒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黑水源或云出張掖縣山或云出伊吾縣北今皆無其迹

酒泉

河自鹽澤滑行地

下流出於積石為

中國河

三危

今無水杜佑云年代久遠遂至堙沒

莫賀延磧尾

吐蕃河源

僧宗泐云抹必力赤巴山西南所出之水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按犛牛河蓋即犛水之流為麗水號金沙江者其山亦即所謂共龍山也

緬若合流即梁之黑水

滇池今昆明雲南府治

今大理

樣漫江

龍江

橫柳江

大居江

金沙江

緬甸

樣漫蘭滄潞江諸源皆在河源之東黑水勢不能越河而接為一川以入南海唯緬甸金沙出河源之西有可接之理然亦無能窮其原委者

禹貢圖

十八

漱大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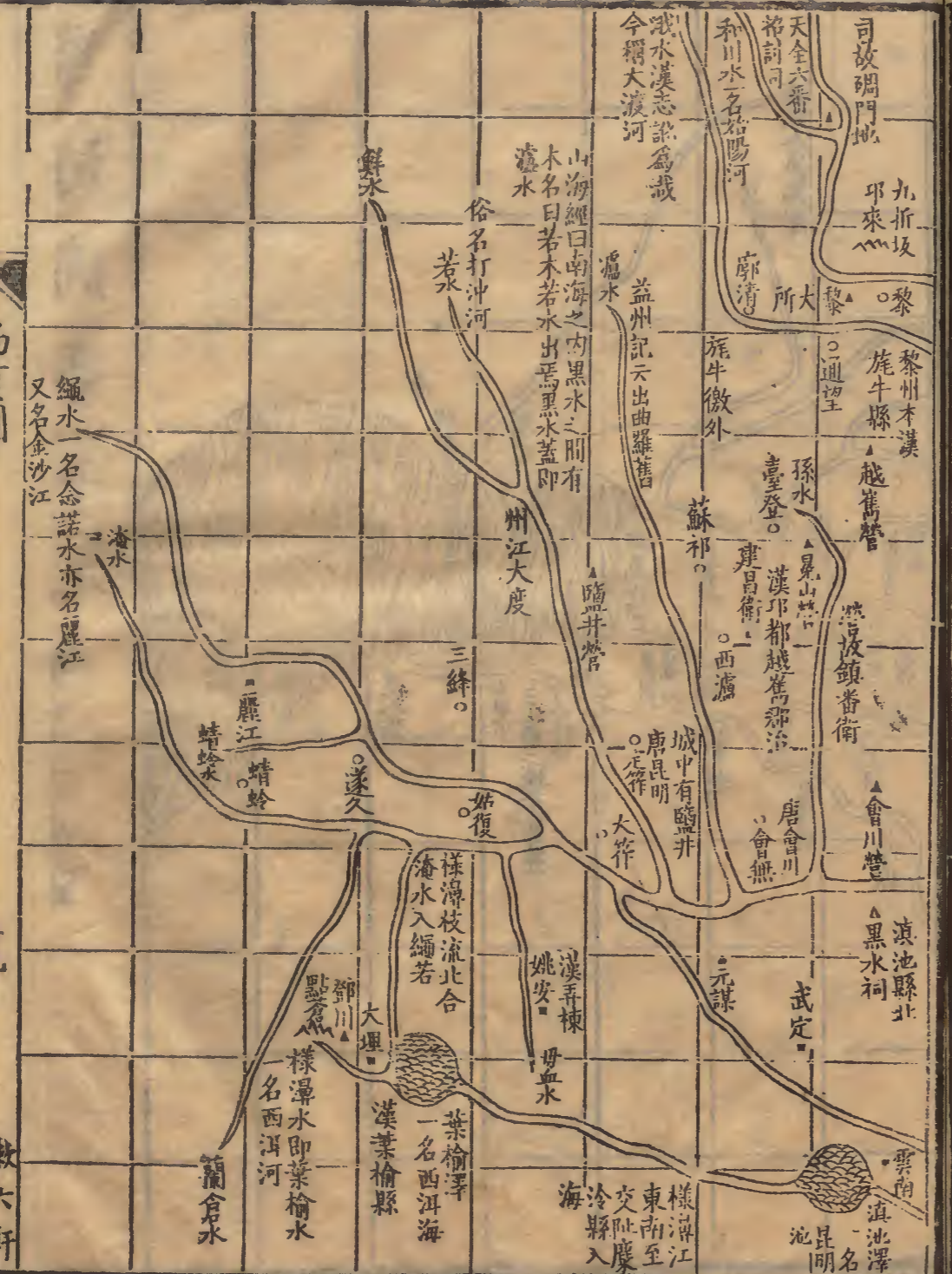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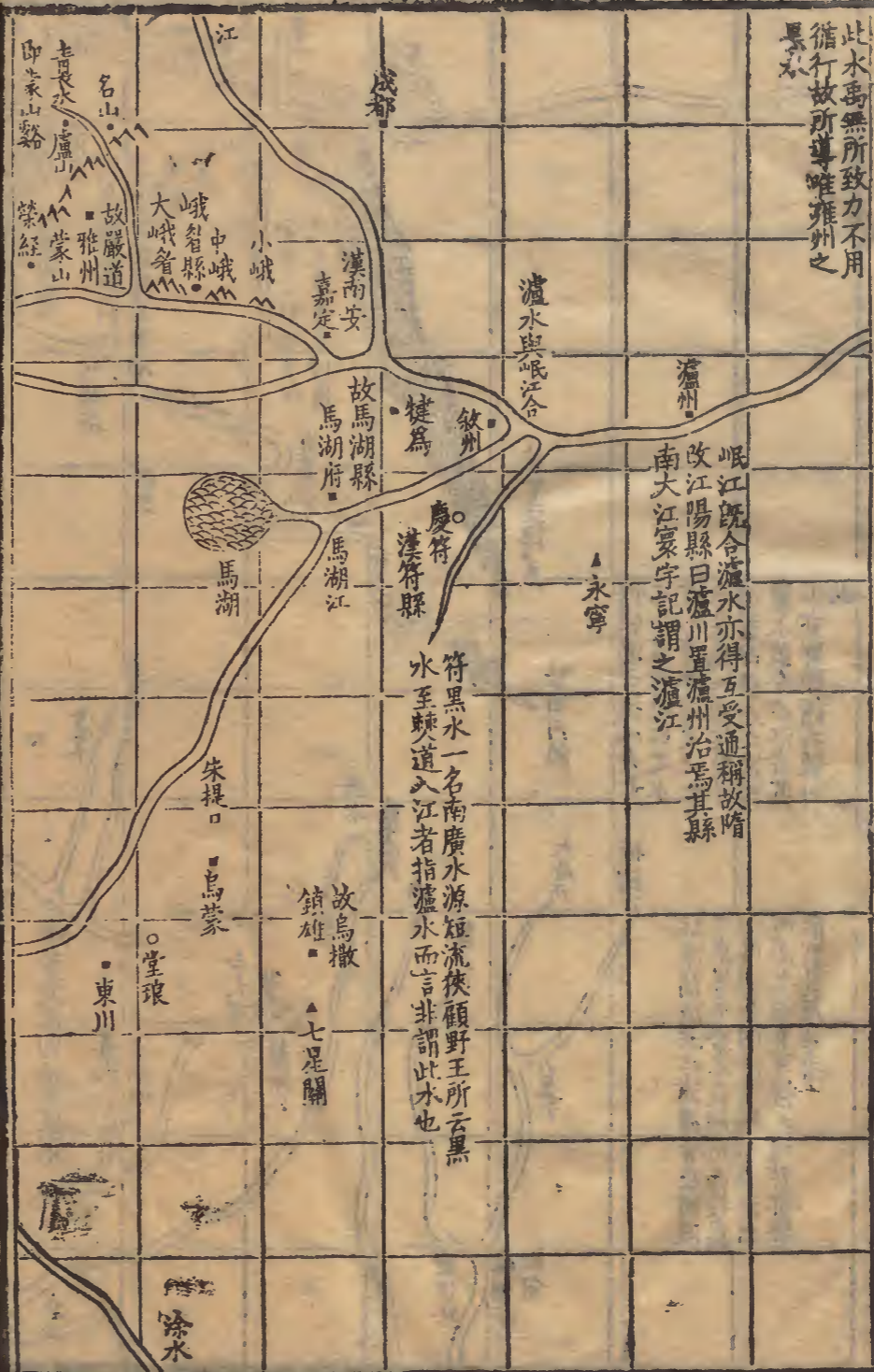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每方二百里

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
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
黑水

岷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
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
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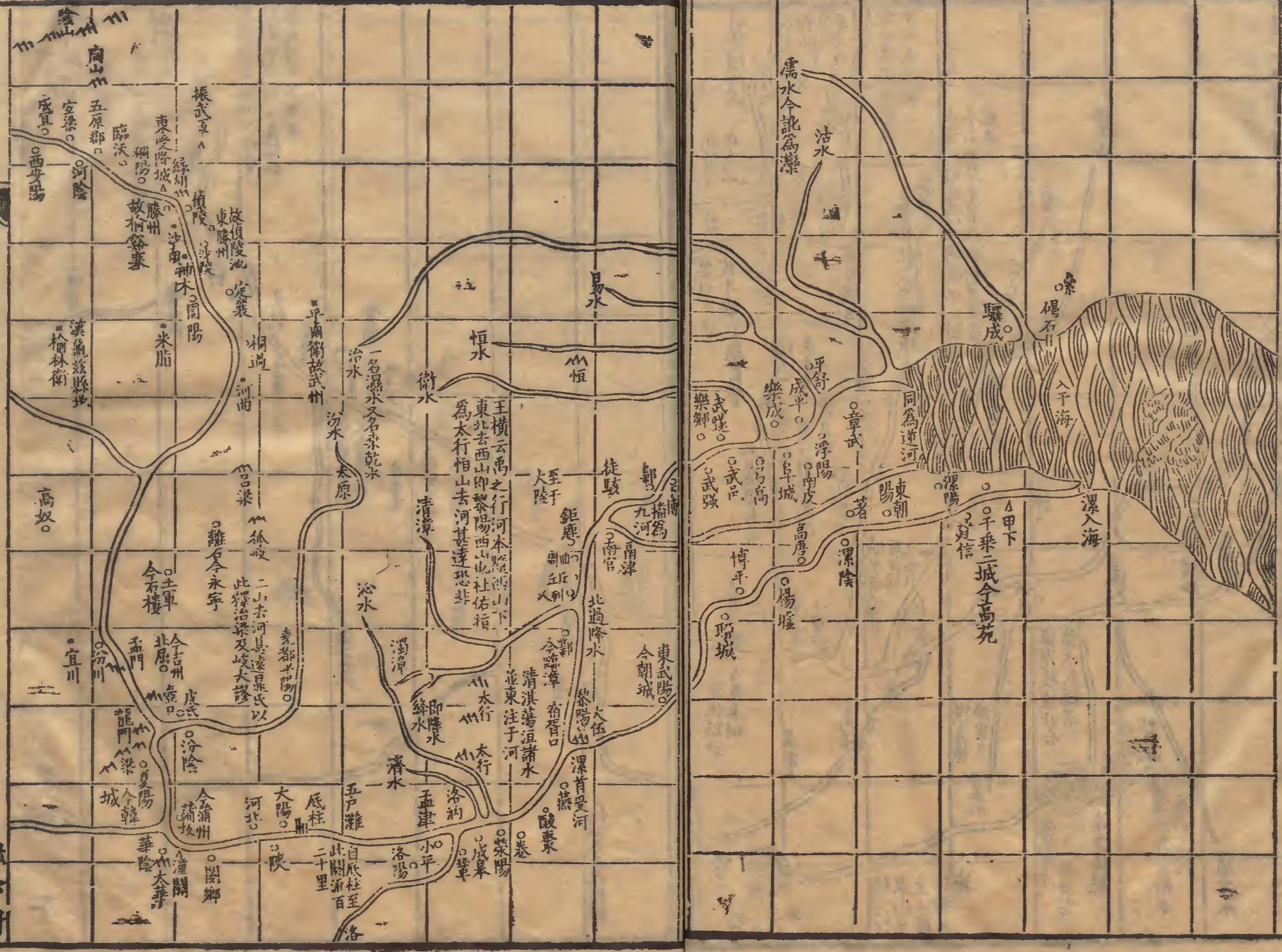
符黑水一名南廣水源短流狹顧野王所云黑
水至棘道入江者指瀘水而言非謂此水也



烏真圖

數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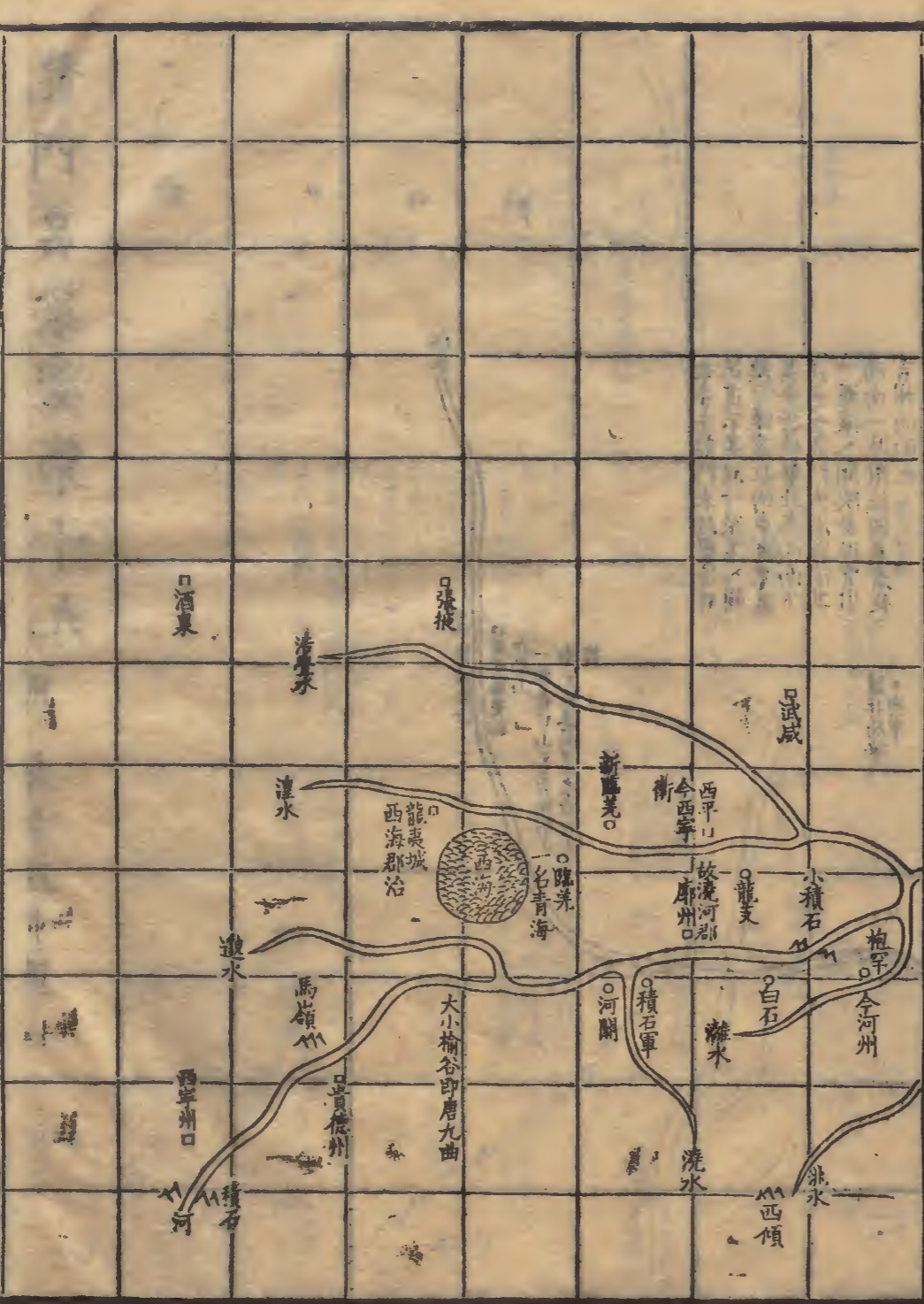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禹貢圖

二

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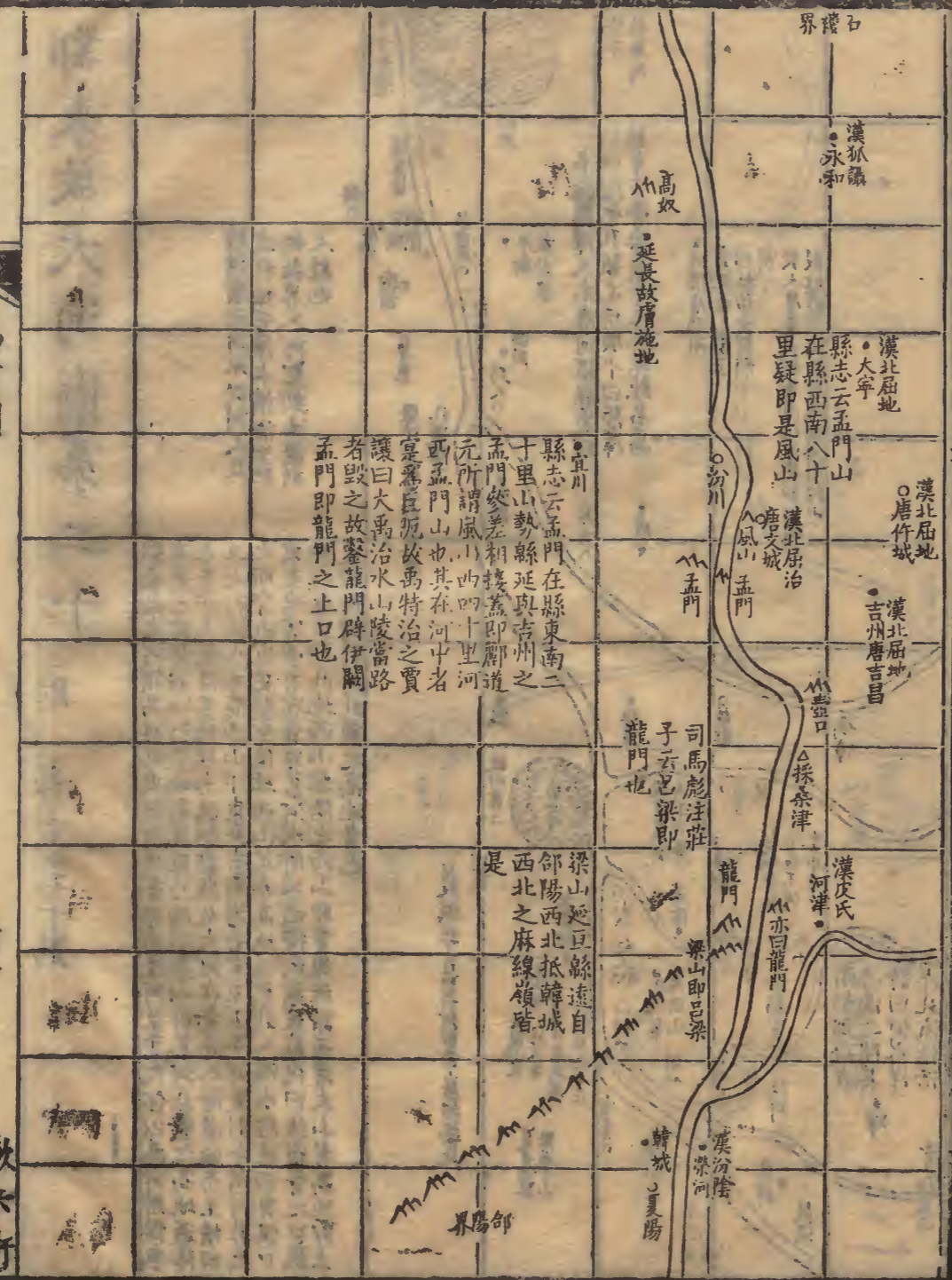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每方五十里



朱子云龍門未經鑿治時正道不甚泄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為患最甚今按地勢北高而南下洪水自龍門大溢逆流其一派滾入關陝者從宜川而南一派滾往河東者從吉州而南也

○故平陽光都
平山
一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
鄭元以為禹鑿之壺口大



縣志云孟門在縣東南二十里山勢懸延與吉州之孟門參差相接蓋即龍道元所謂風山也四百里河西孟門山也其在河中者寔為巨冢故禹特治之賈讓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梁山延亘綿遠自鄧陽西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線嶺皆

高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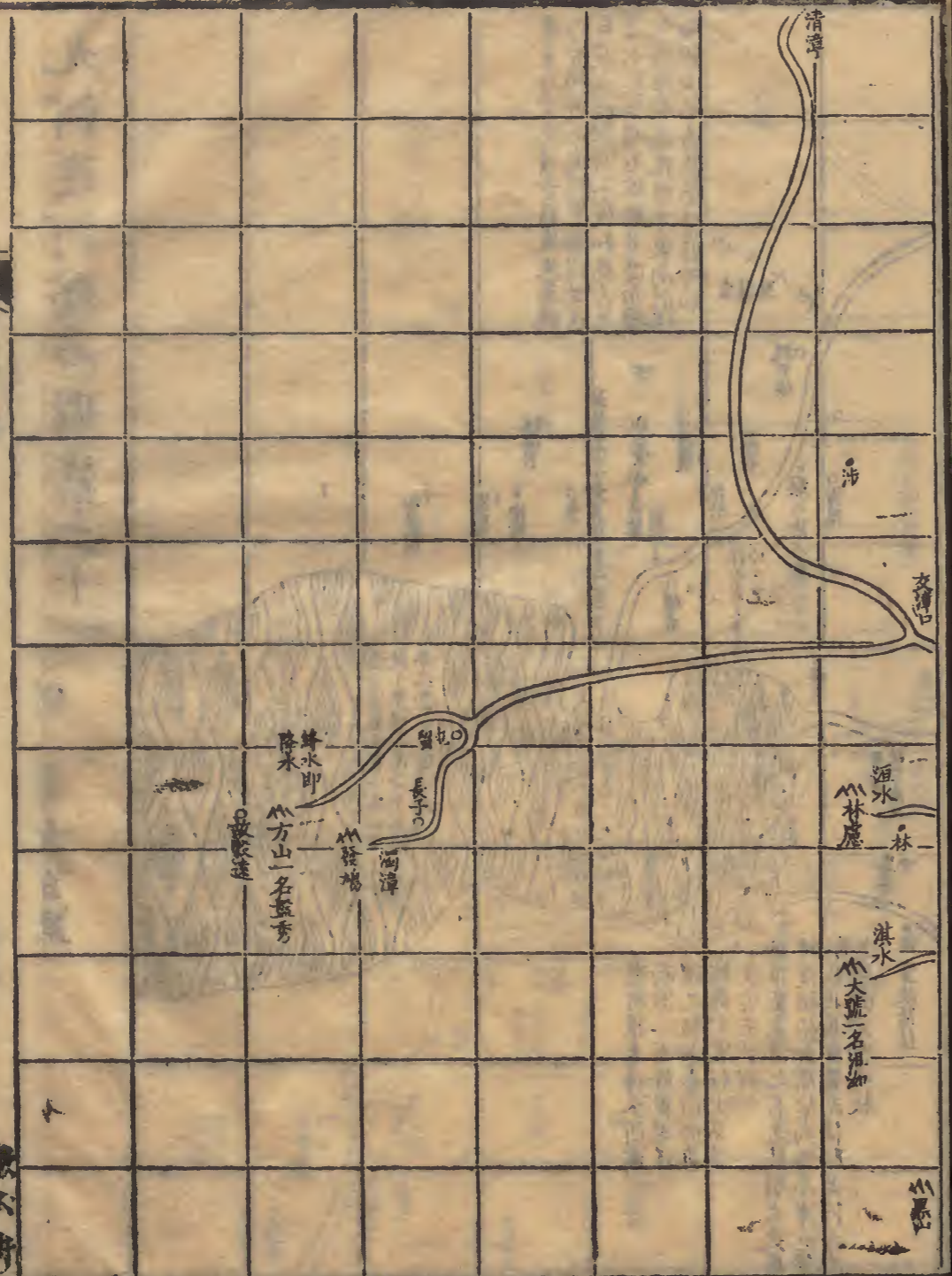
三

秋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鄴東故大河謂禹河也史記河渠書曰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端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漢書地理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垂高地而東北入海水經注曰自淇口東至滎寧亭有宿胥口昔河水所入也按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此地西山黎陽之西山即賈讓所謂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太史公所謂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每方百里



高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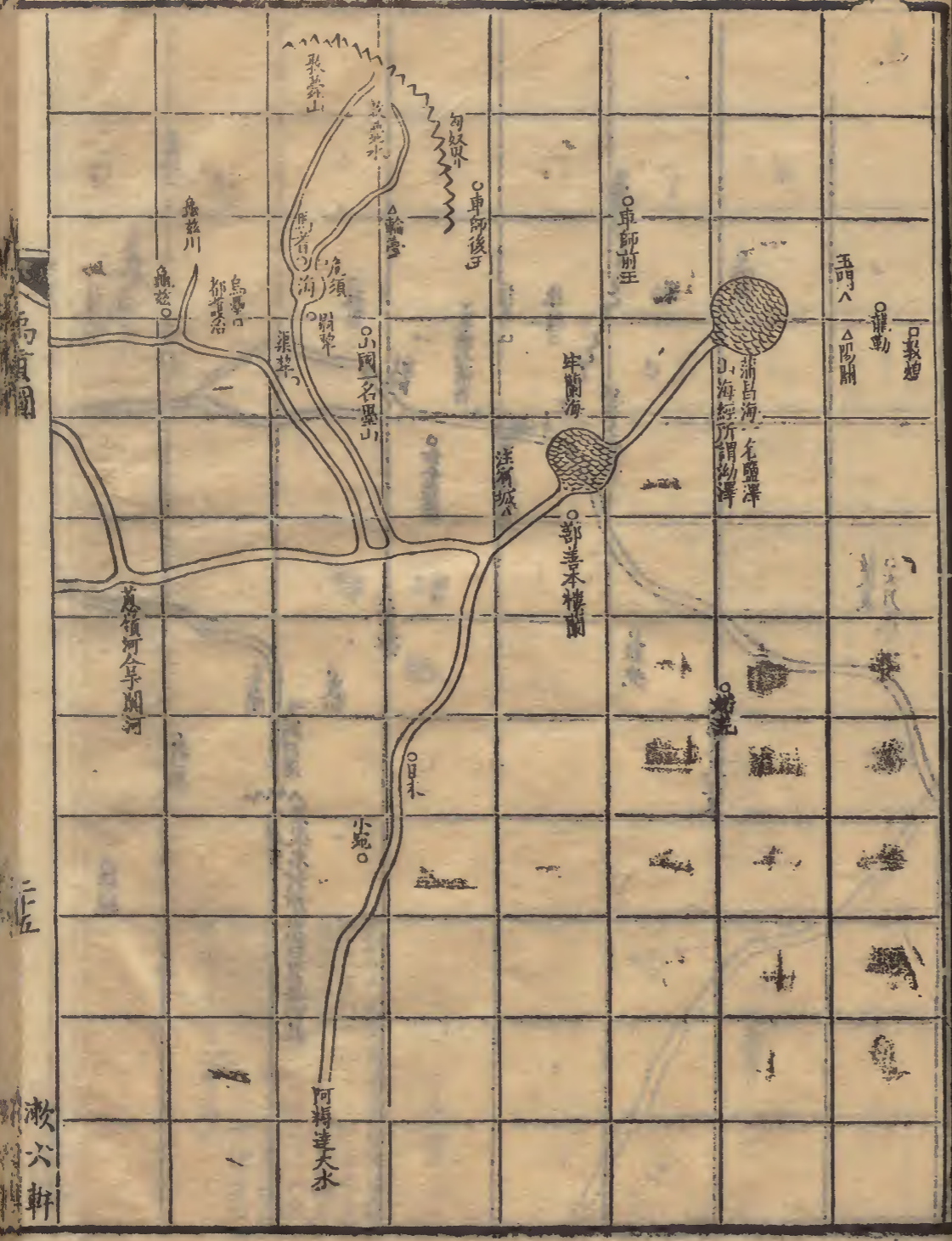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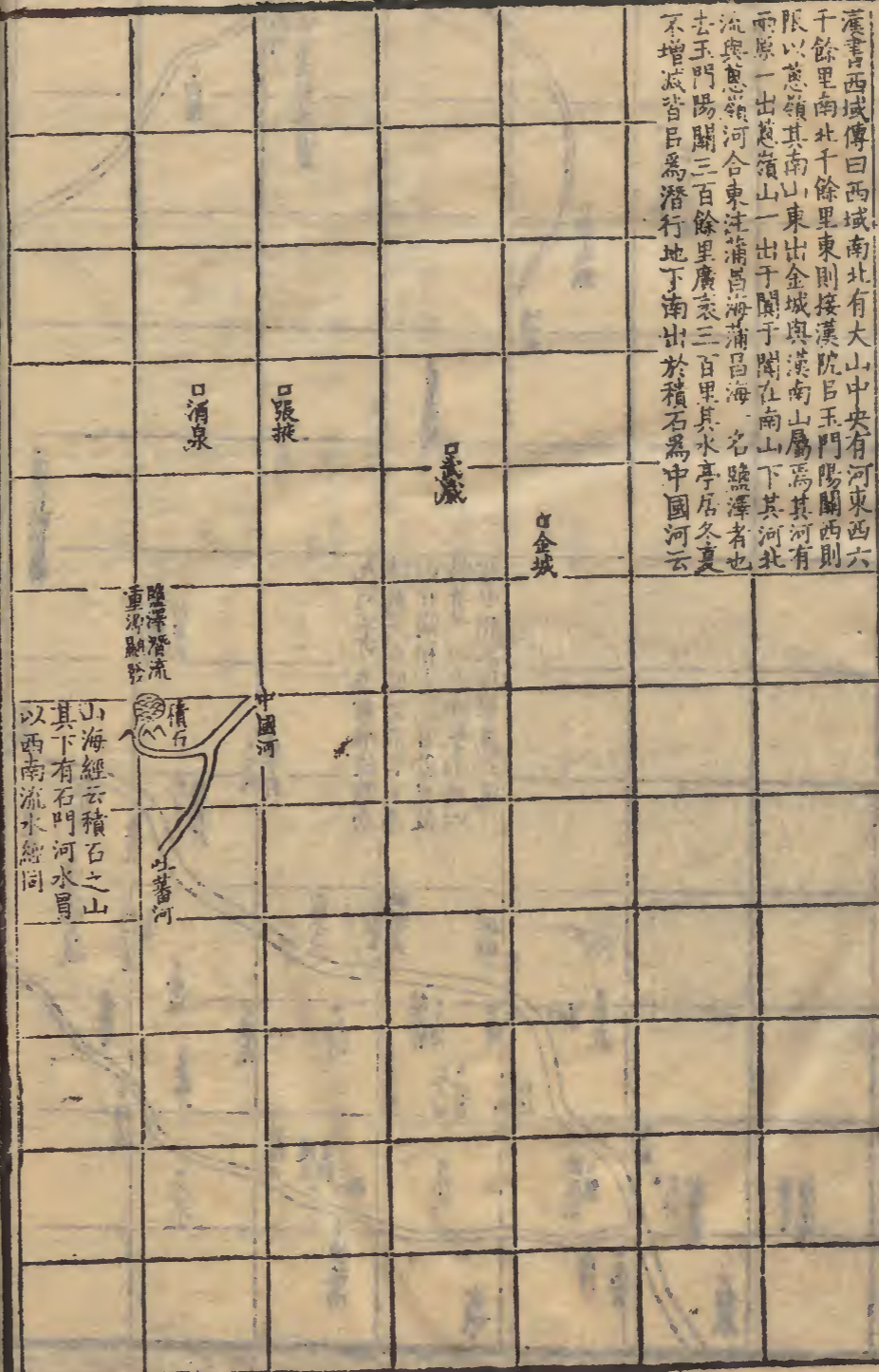
二十四

救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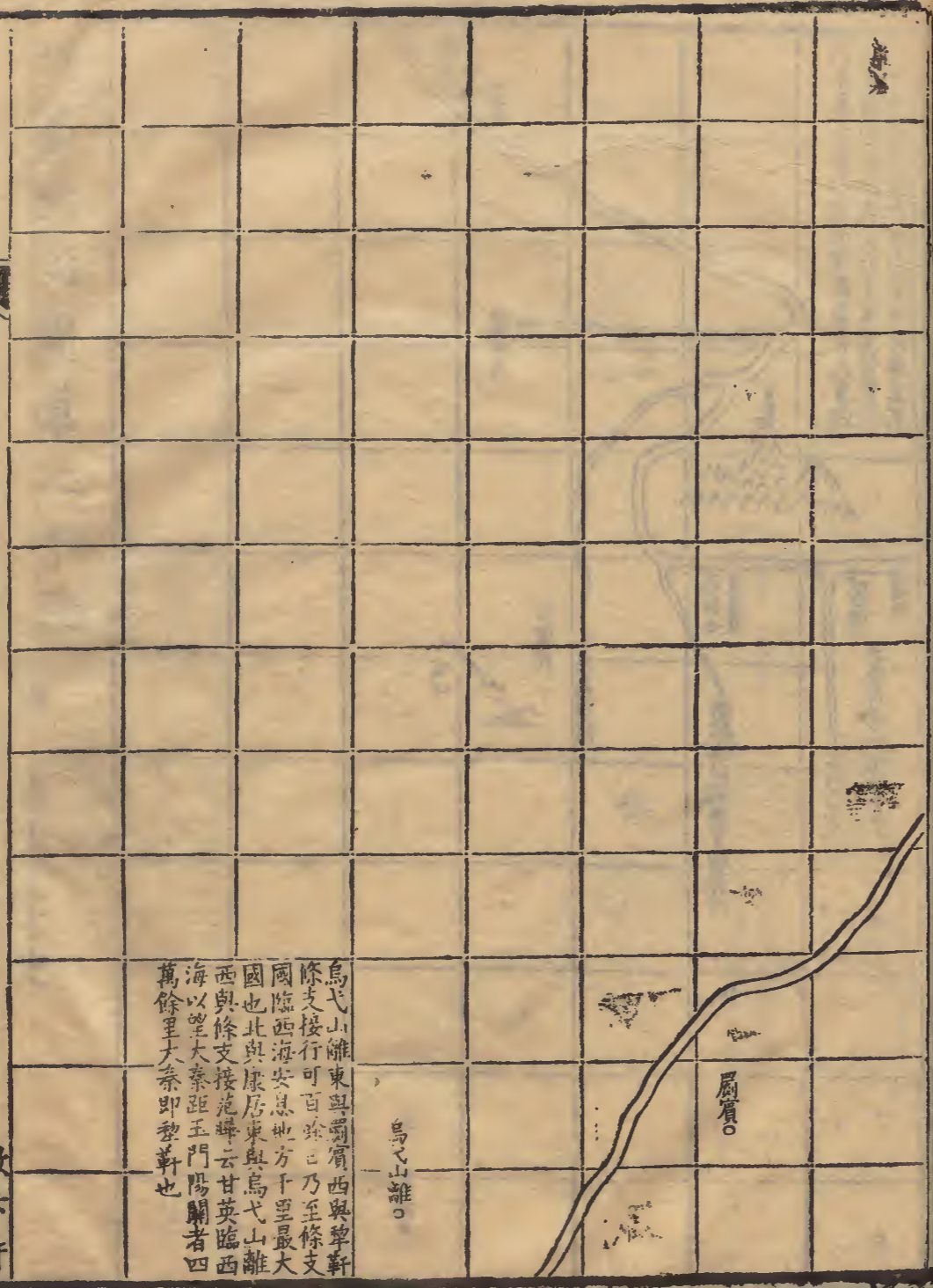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巨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漱六軒



鳥弋山離東與蜀賓西與翠軒
 條支接行可百餘里乃至條支
 國臨西海安息地方千里最大
 國也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西與條支接范曄云甘英臨西
 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
 萬餘里大秦即葱嶺也

鳥弋山離。

屬賓。



莫夏
 大月氏

難兜

屬賓東北

度山

于闐河源

漢武名河所出曰昆侖山

汗明

蘇北

西流入西海

加舍羅道

烏里

保循

東流蒲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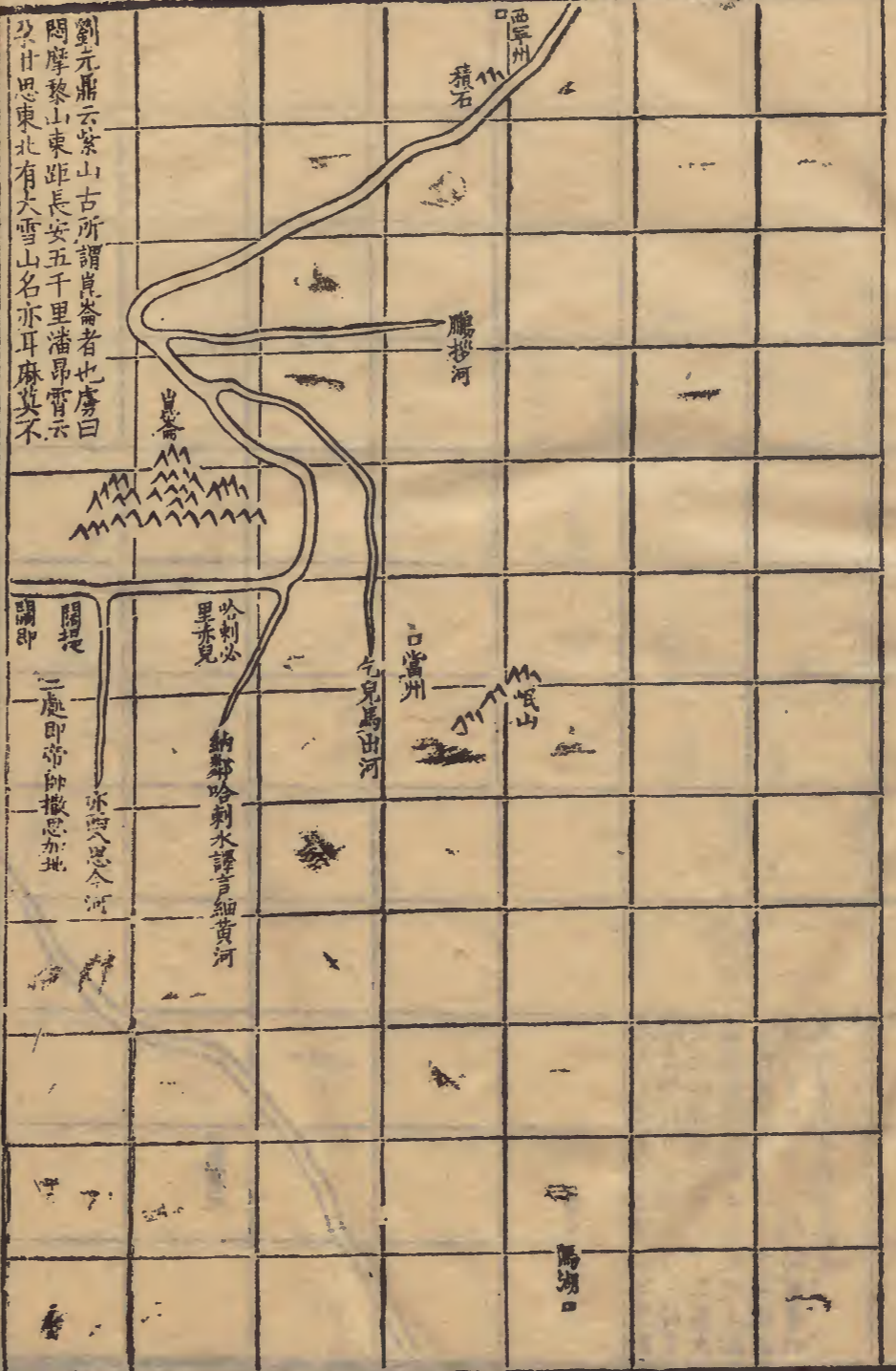
赤心姑蘇川

溫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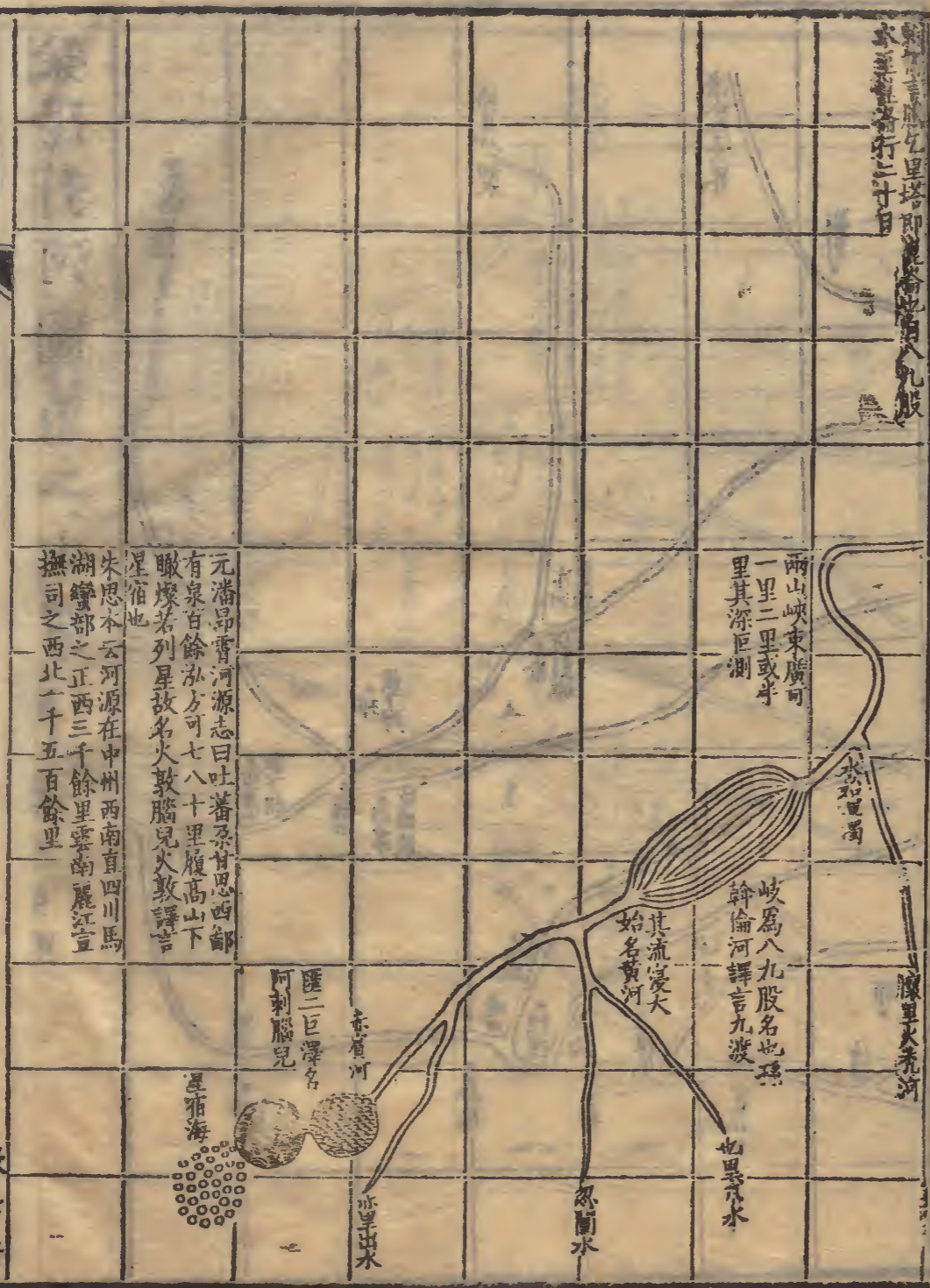
烏珠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

附 每方三百里



劉元鼎云崑崙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
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潘昂霄云
及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莫不



元潘昂霄河源志曰吐蕃桑甘思西鄙
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
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
星宿也
朱思本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
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宜
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水至星宿海行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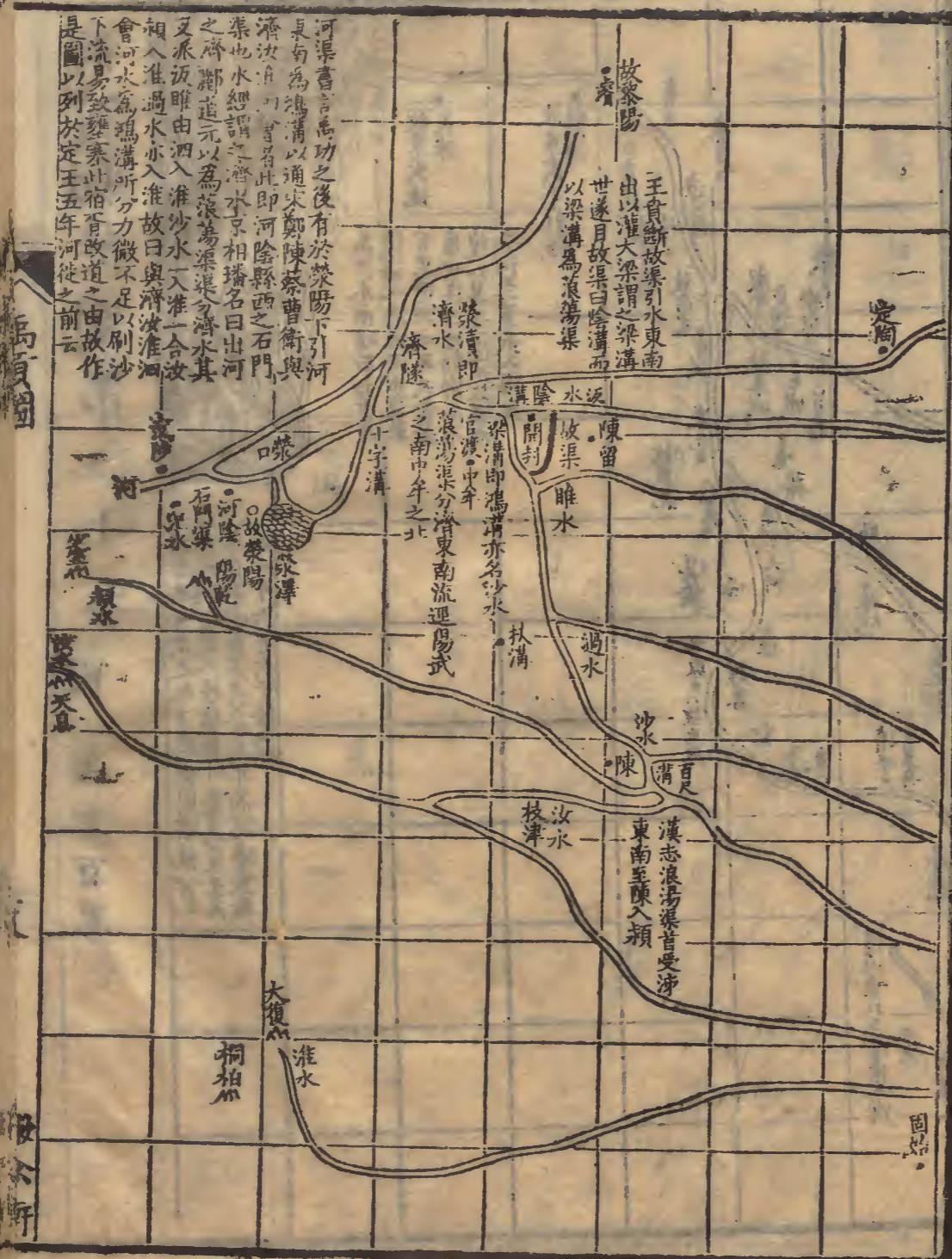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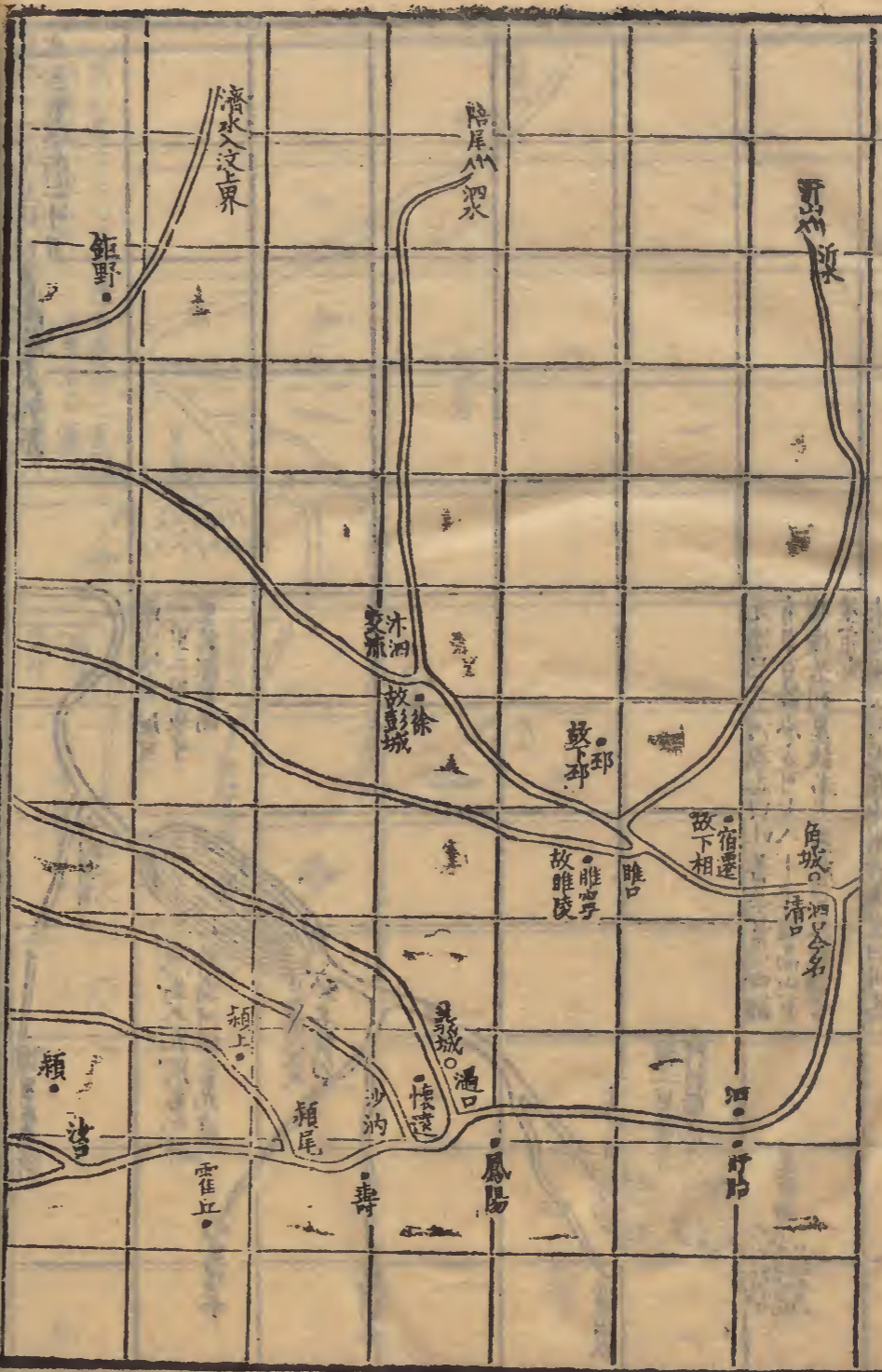
禹貢圖

三

藏大軒

榮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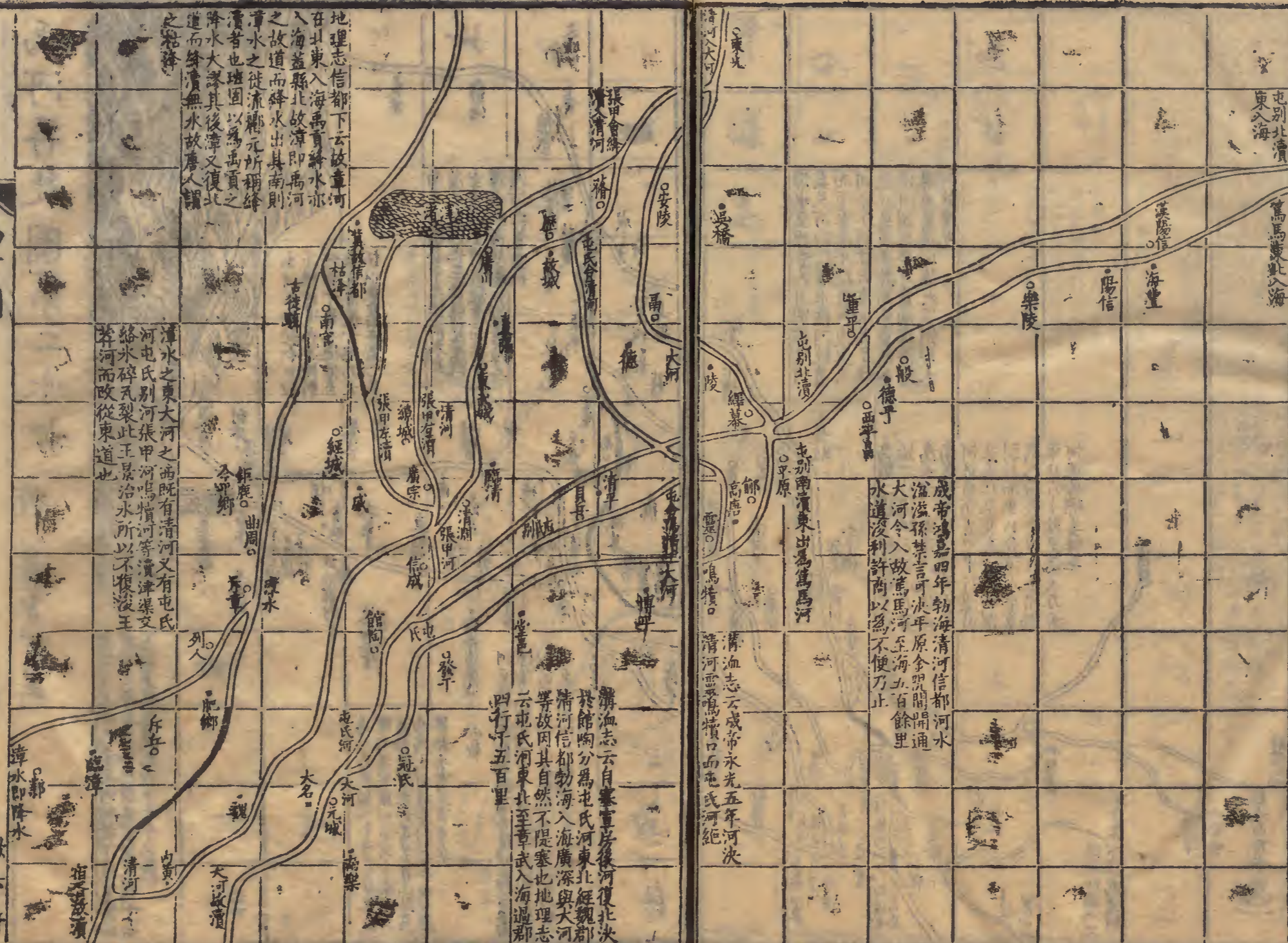
河渠言言禹功之後有於榮陽下引河
東向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
濟汝自引者此即河陰縣西之石門
渠也水細謂之濟水京相璠名曰出河
之濟鄴道元以為浪蕩渠渠多濟水其
反派反睢由泗入淮沙水入淮一合汝
相入淮過水入淮故曰與濟汝淮泗
會河水為鴻溝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
下流易致壅塞此宿沓改道之由故作
是圖以列於定王五年河徙之前云

高頁圖

水行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地理志信都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碎水出於南則漳水之徙流鄉元所稱碎潰者也班固以為禹貢之降水大謬其後漢又復其道而終潰無水故唐人謂之枯澤

漢水之東大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潰津渠文絡水碎瓦裂此王景治水所以不復決王若河而改從東道也

濟泲志云自靈輿橋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地理志云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五百里

成帝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滋孫禁言可決平原全開開通大河今入故舊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便利許商以為不便乃止

濟泲志云成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輿橋口而屯氏河絕

禹貢圖

三

六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每方百里

三



南皮浮陽界中之清河本西漢之大河也至晉時北流既空清河水行其故道而北合漳水入海故廣元云清河二清河之舊道也

禹河之初徙合口以下猶故道也再徙則河由千乘入海濬自章武東達于海而大仍以東舊迹遺亡矣

禹河再徙始入今濟南府界故應劭漢官儀曰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望之如帶若在山趾其西為大清河故潰則在今東昌府界相去有三百里矣

周定王五年己未禹河初徙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流遂空河改徙于乘入海是為再徙凡六百七十二歲



永平中王景自長壽津導河行深川至東武陽始與深別而東北行至高唐又絕深而北折而東由深沃縣界入海

六軒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每方百里



案守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唐補二年河水移道又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南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無棣入海豐馬谷大山在今縣北六十里小山在縣東南

馬賴河於清豐縣西南首受大河東北流至安德縣南合馬馬河又東北至無棣縣入海



唐大河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附 每方百里



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河決商胡之後東流北流迭為開閉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景祐元年河決橫隴遂為經流慶曆八年河又決商胡而橫隴道塞京東故道亦廢

慶曆八年河決商胡合水濟渠注乾寧寧入海是謂北流其後或通或閉迨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北流獨行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為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其後屢經決溢元符二年北流勢盛東流乃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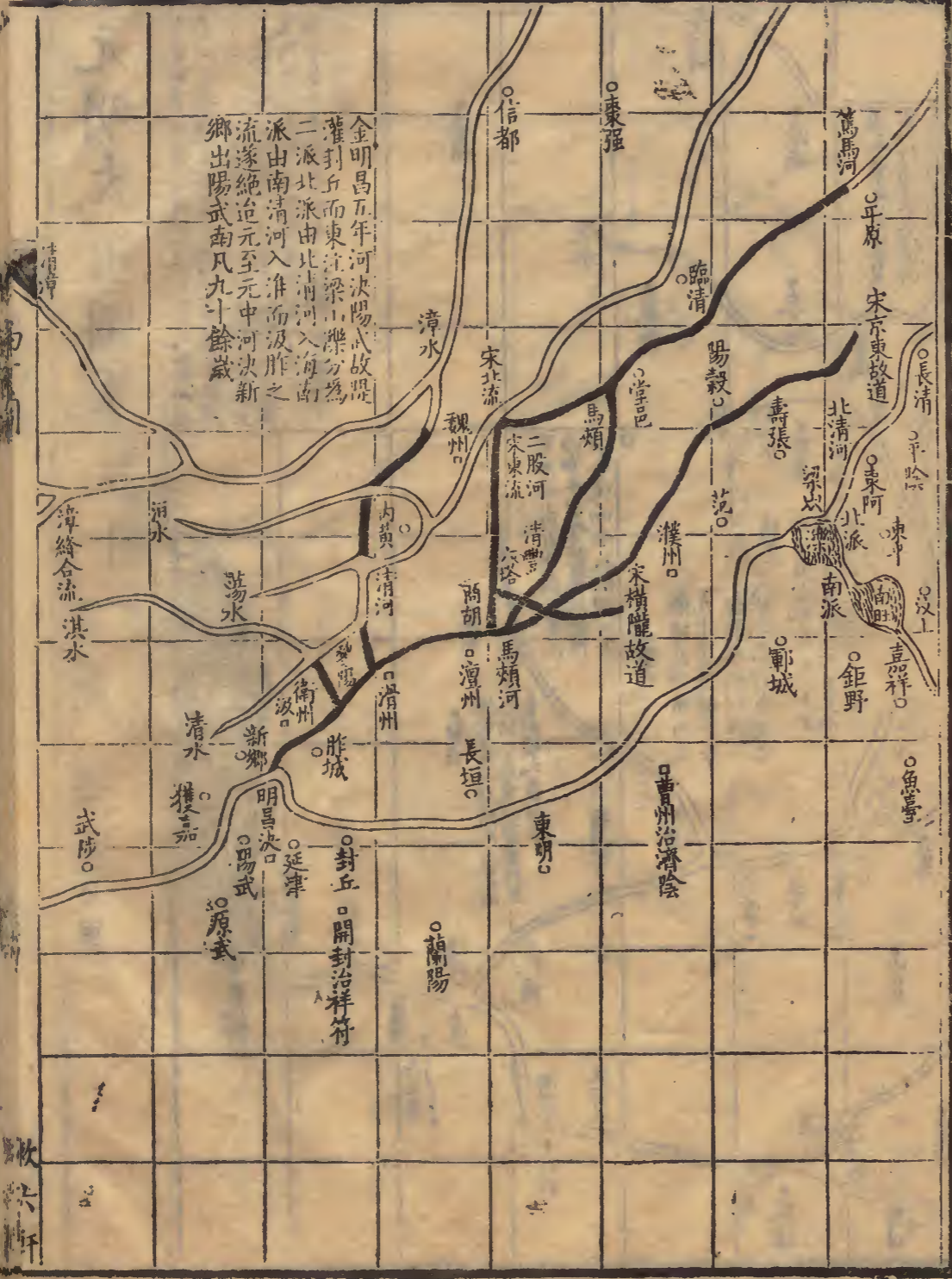
北流初仁水濟渠後復從宗城清河南信都東來強厚成等處混入漳水

東流至魏國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 每方百里

自章宗明昌甲寅河由梁山
樂南北分流入海而泥胙之
間化為平陸禹迹至此蕩然
無存矣



全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
灌到丘而東注梁山樂分爲
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而
派由南清河入淮而泥胙之
流遂絕迨元至元中河決新
鄉出陽武南凡九十餘歲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每方百里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凡九十六歲及明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築太行隄以禦之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矣上距開會通之年又二百餘歲



元至元中河徙出武縣南奪過入淮而新鄉之流遂絕及泰定元年改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以入淮即今河所行是也

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

劉大夏於黃陵岡左右築太行隄起胙城訖徐州凡四百餘里

清河在邳州西北九十里萬曆中李化龍所開以避二洪之險行者便之

東泗水出沂州西北其山西泗水出峯縣東北其山合流而南入泗謂之泗

沂水舊在邳州西二里南入泗今為黃河淤塞改道自邳城入運河矣

明永樂九年築項戴村過汶水使西南入南旺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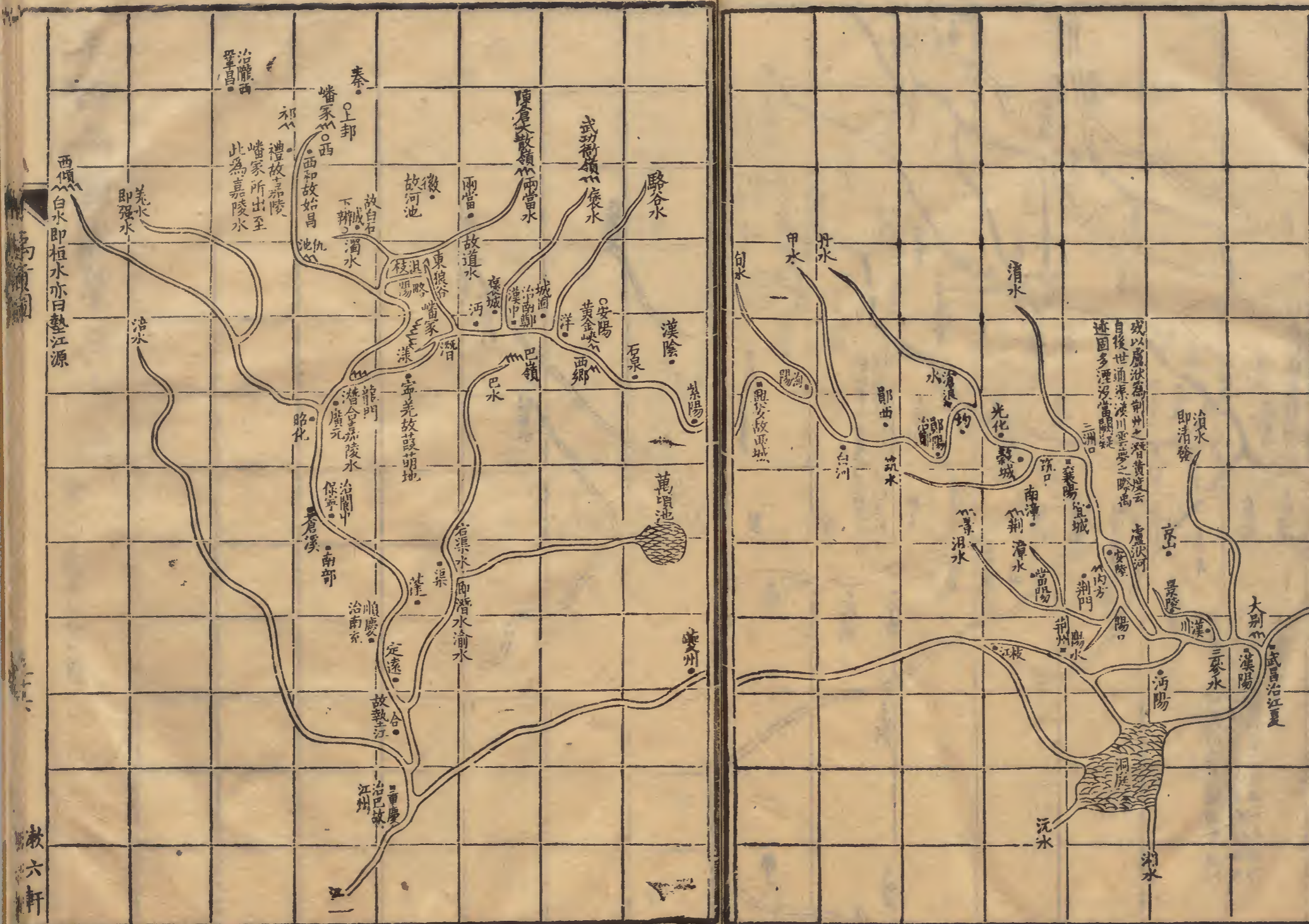
高嶺圖

三十五

漱六軒

導漾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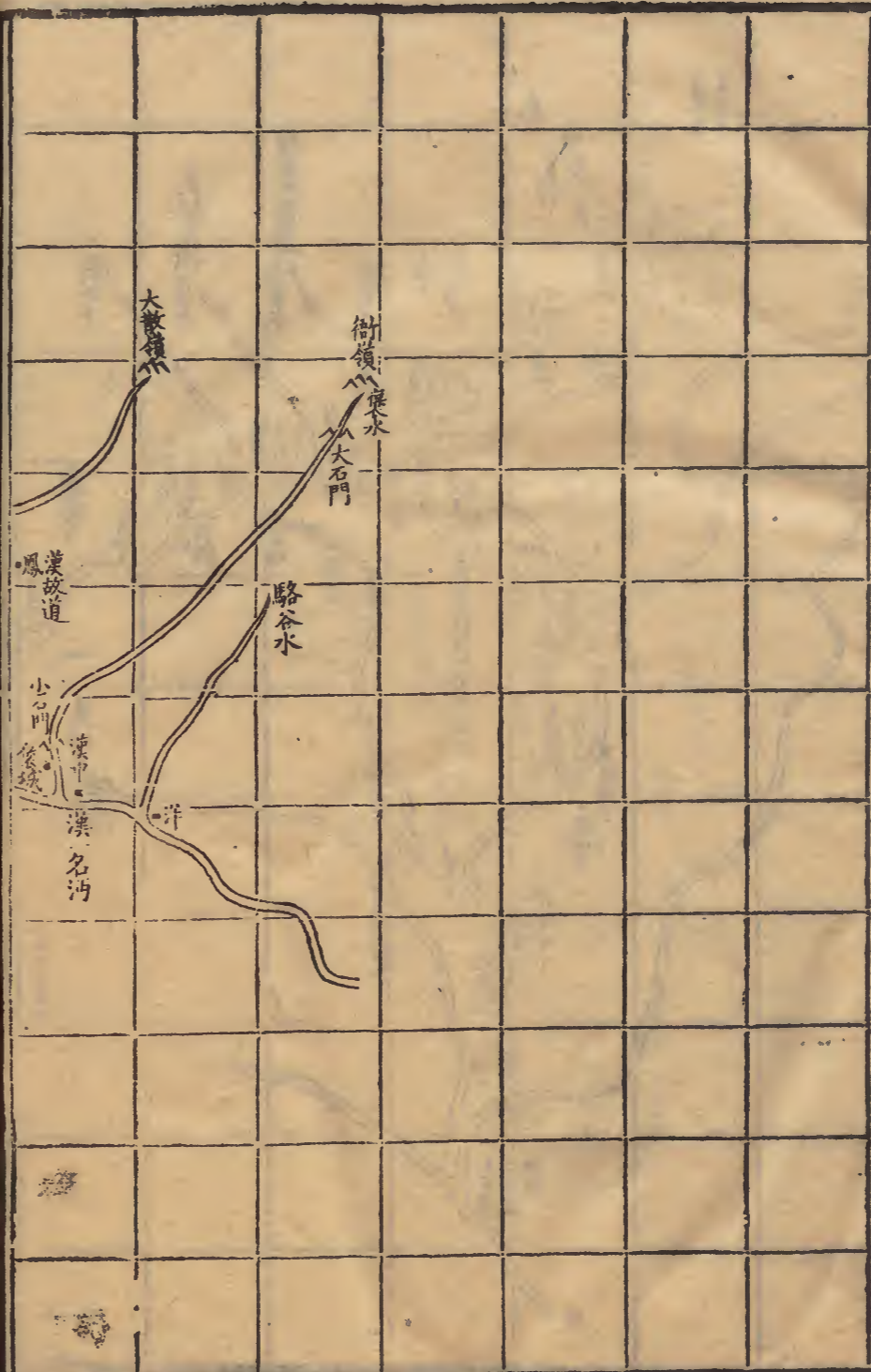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

附 每方百里

再頁圖

三十六



東源出漢中西縣嶧家山始
曰漾合汜曰沔東流為漢又東
至江夏沙羨縣入江

西源出隴西西縣嶧
家山南流為嘉陵水
又南合潛為西漢水
又南合白水至巴郡
江州縣入江

三泉縣有三一唐初置在利
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一天寶
年改置大安軍置縣為軍治
今大安驛是也

水經注云寒水東出秦川
西流入西漢水寰宇記云
三泉縣南十五里有大
寒水西流至龍門山入大
石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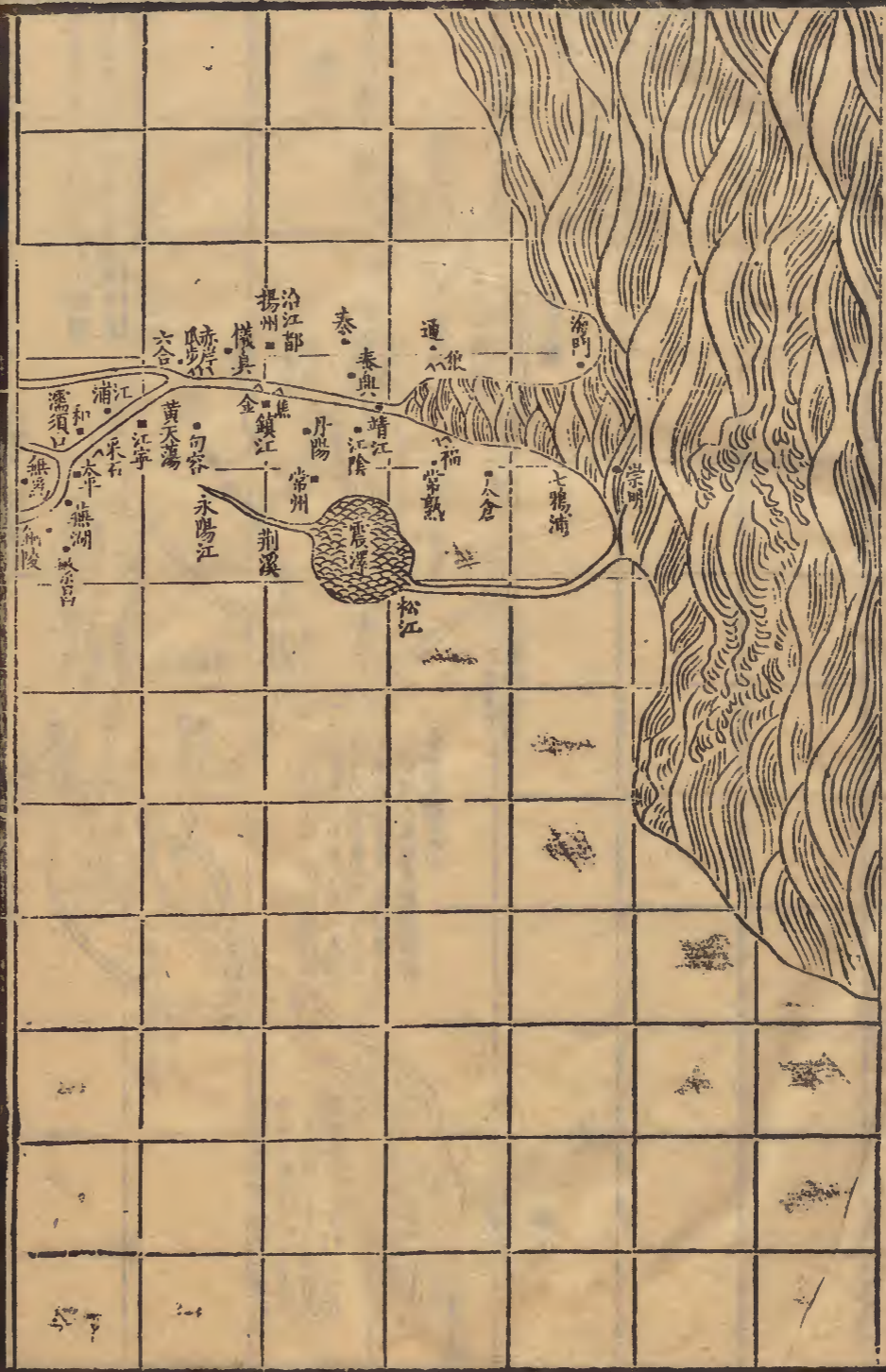
禹貢圖

三十一

漱六軒

導江圖第三十四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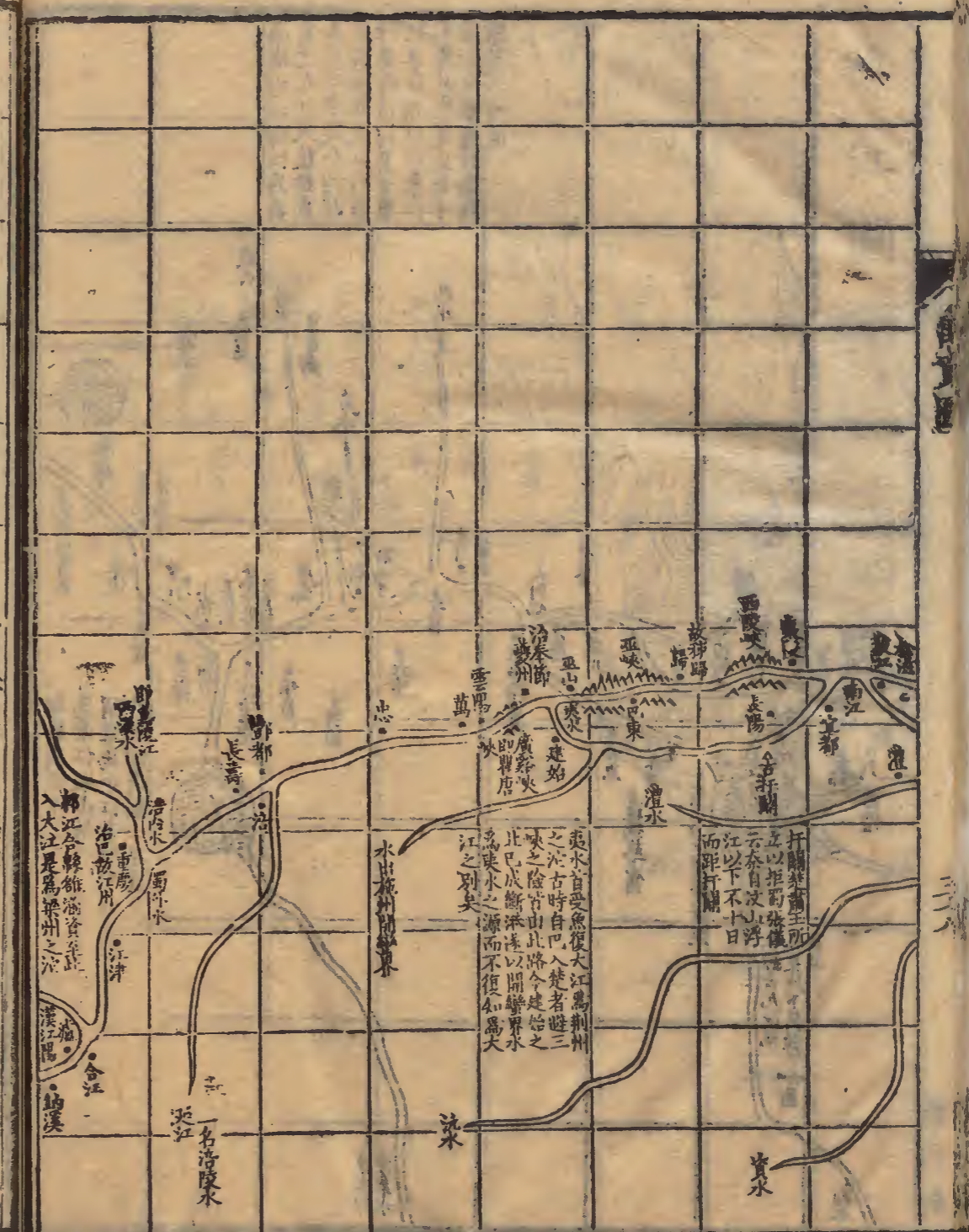


鄭康成云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江北合始得稱中是為三江也

漢志以尋陽江為禹貢之九江東陵鄉為禹貢之東陵今按此東陵南距大江六百餘里安得謂至于東陵且自湖口以東江始也北則是先會于匯而後東也北顯與經背不可從



漱六軒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附 每方百里

三六



高銀圖

六軒

導沈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禹貢圖

漱六軒

原城故原國在今
濟源縣西北二里

沈水出王屋山頂
太乙池注泰澤伏
流九十里復見于
東丘池今湖

東丘 故原地
王屋山 故原地

漢志濟水東南至武德入河
軼出滎陽北地中軼與溢同
吳澄曰溢者言如井泉自由
而滿非有來處如滎澤被至
緒之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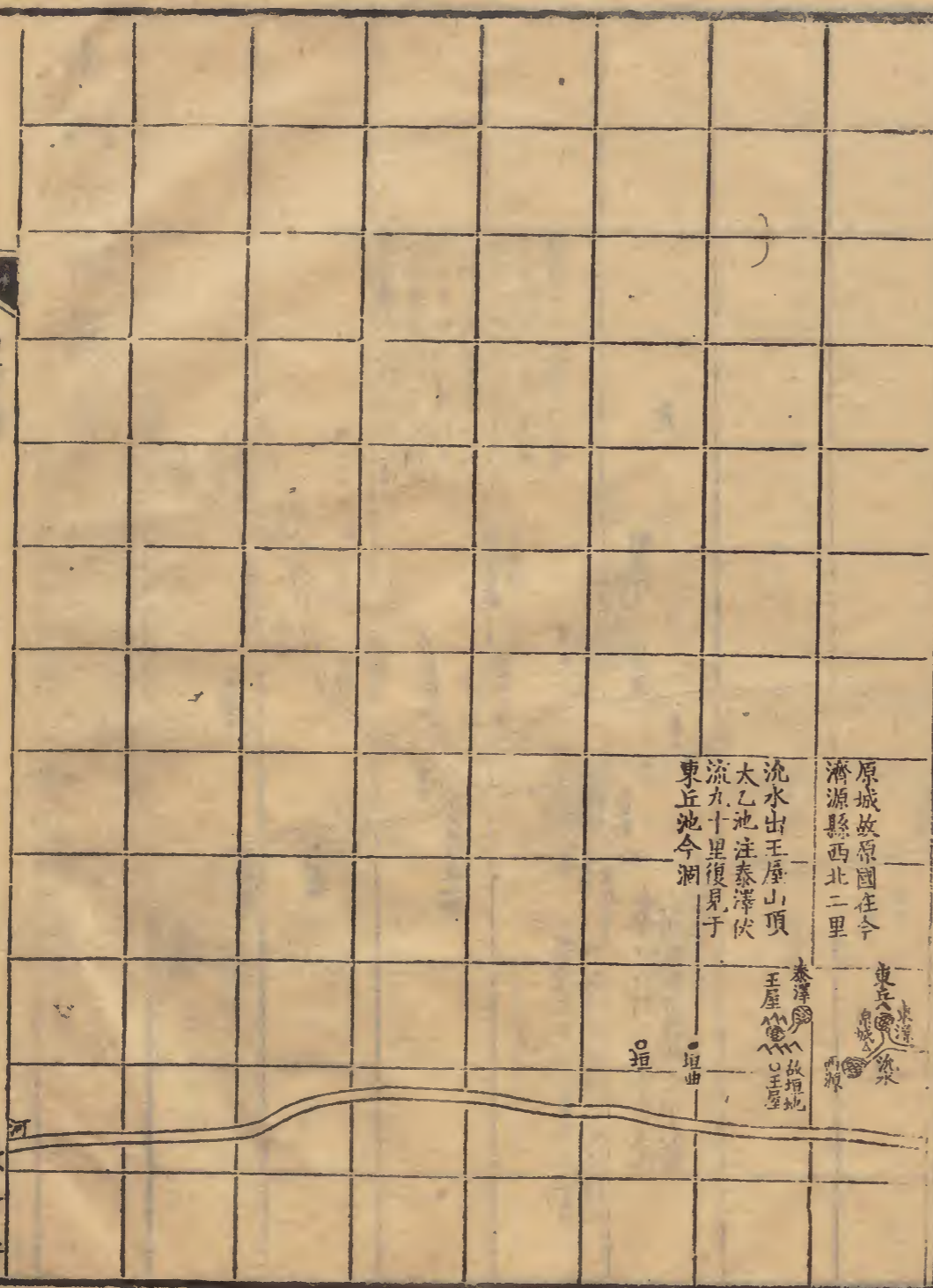
武德 故武德
滎澤 故滎澤

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
遇空實即湧出故一見于滎
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
濟為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丘
數之為三伏三見也

吳澄曰出者言在平地
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
某水至某處之至

滎澤陶丘相去可五百
里其水不相通至周
而導澤為川職方豫州
川曰滎雖穆天子傳浮
于滎水乃泰廣樂是也
曹岐云

故東阿
有陶丘
故滎澤
故陶丘
故滎澤
故陶丘
故滎澤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

附 每方百里

四十二

泗水

漢時濟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遠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元和志須昌縣有濟水南自鄆城界流入是也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述征記謂之枯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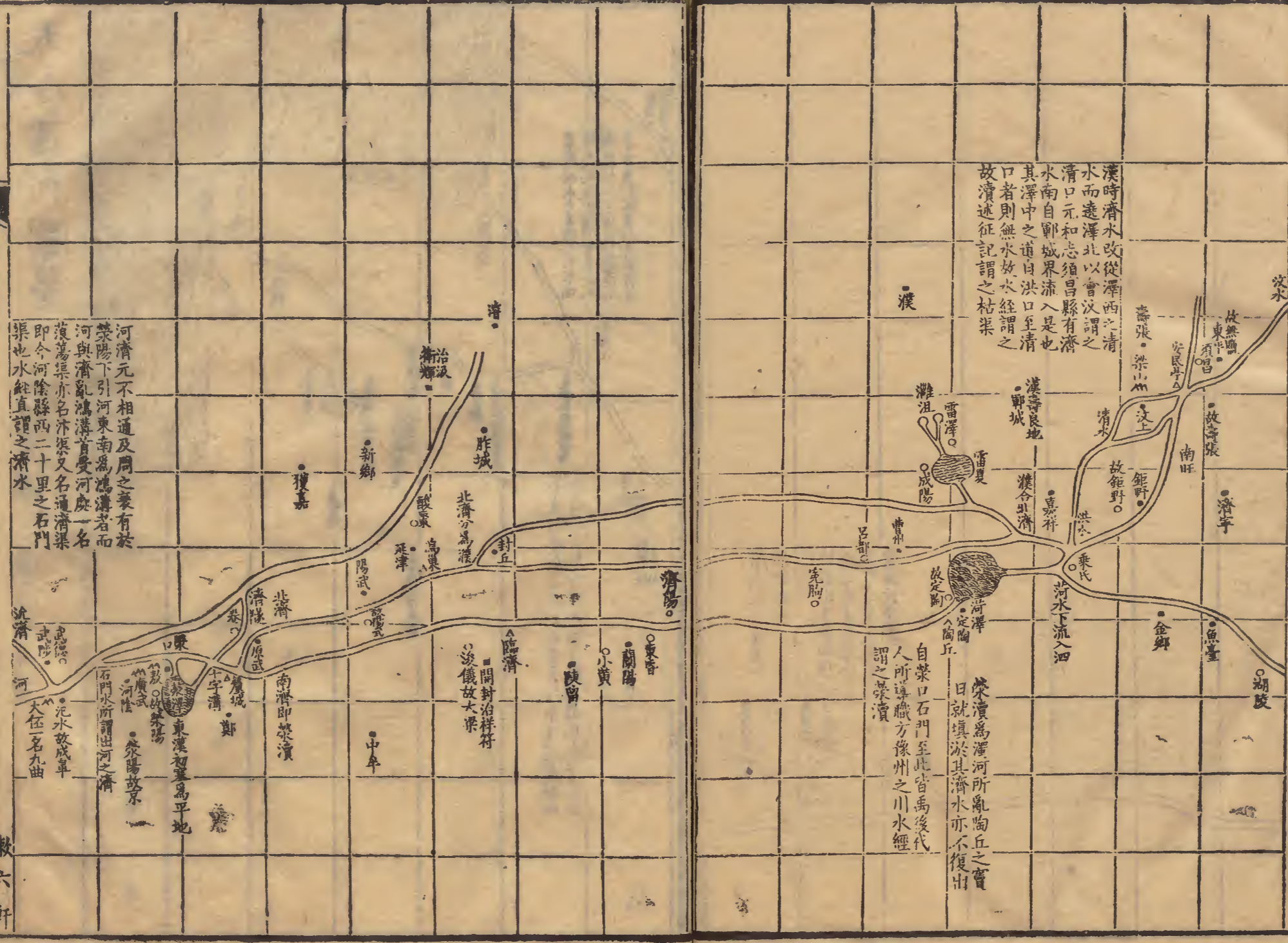
榮瀆為澤河所亂陶丘之實日就填淤其濟水亦不復出自榮口石門至此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榮瀆

河清元不相通及周之衰有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者而河與濟亂鴻溝首受河廢一名復蕩渠亦名汴渠又名通濟渠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水經直謂之濟水

禹貢圖

四十三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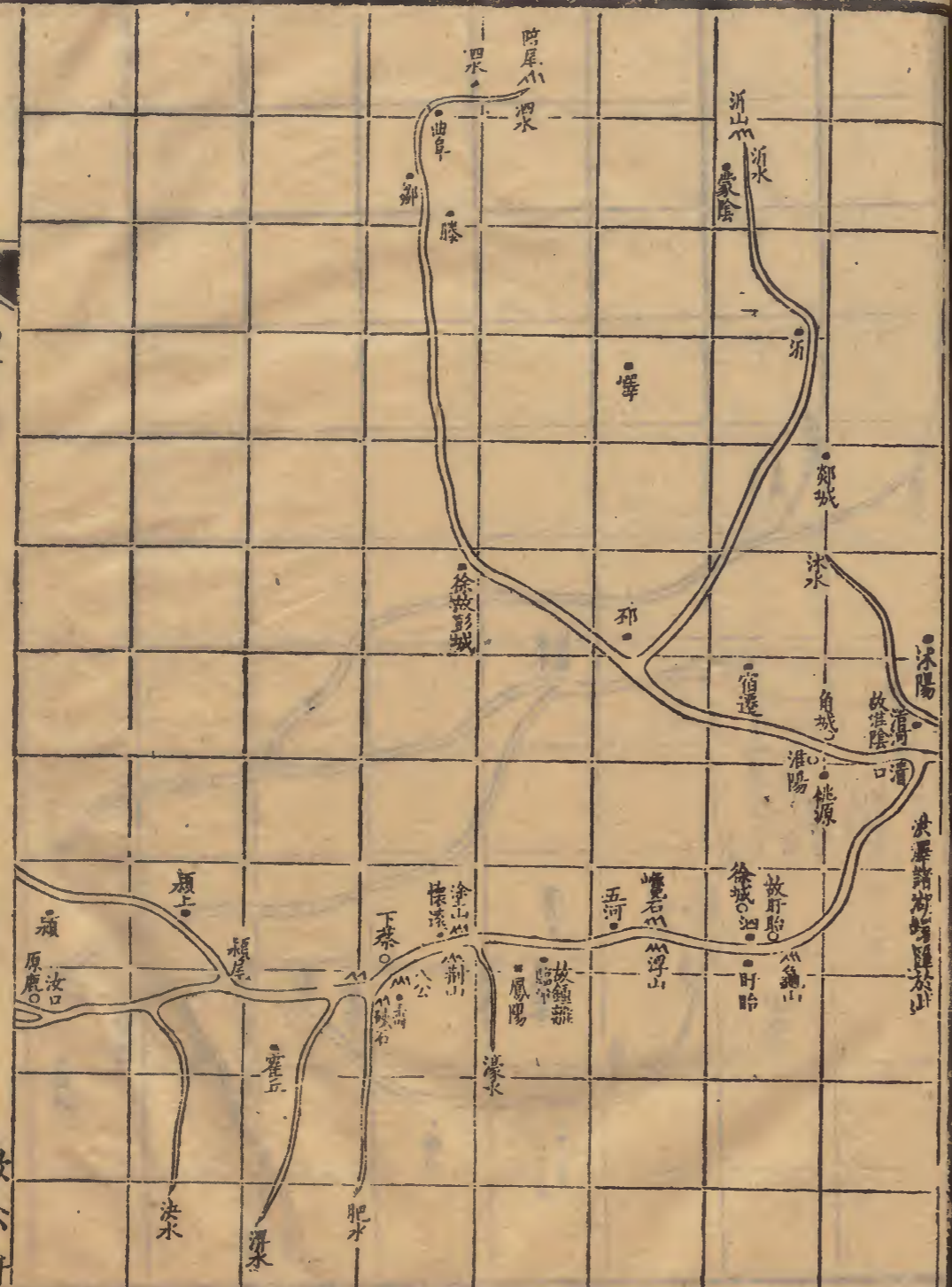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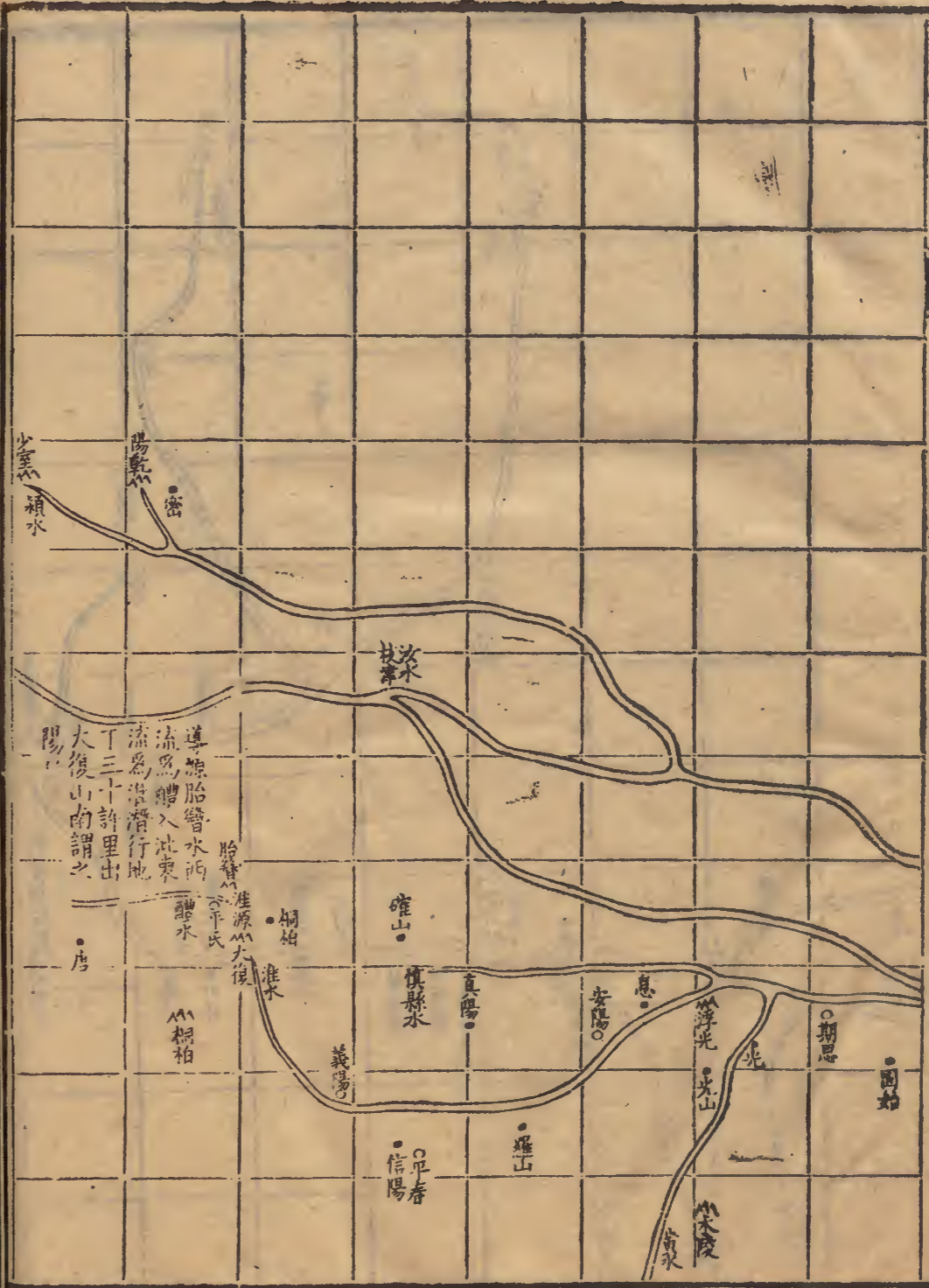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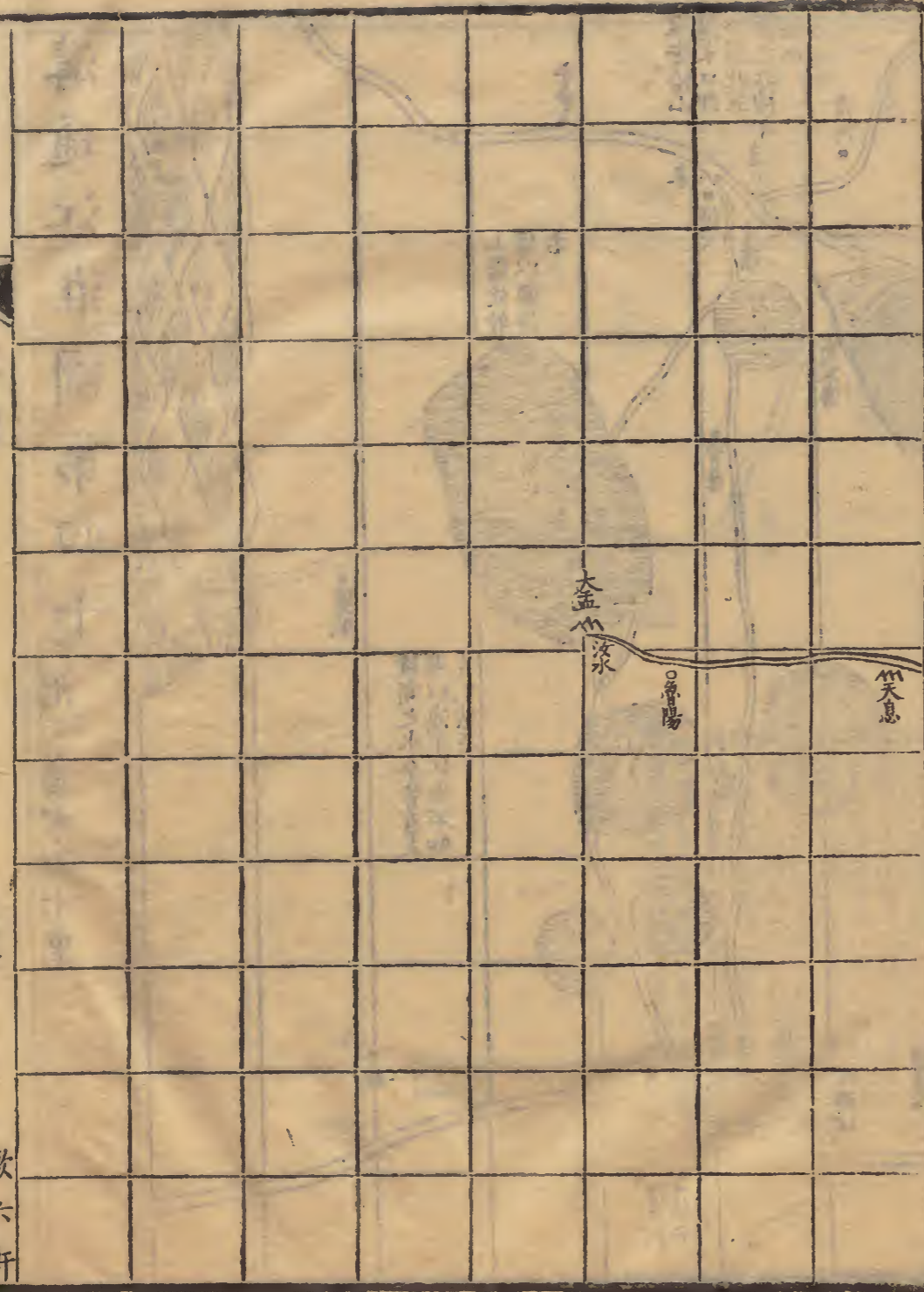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禹貢圖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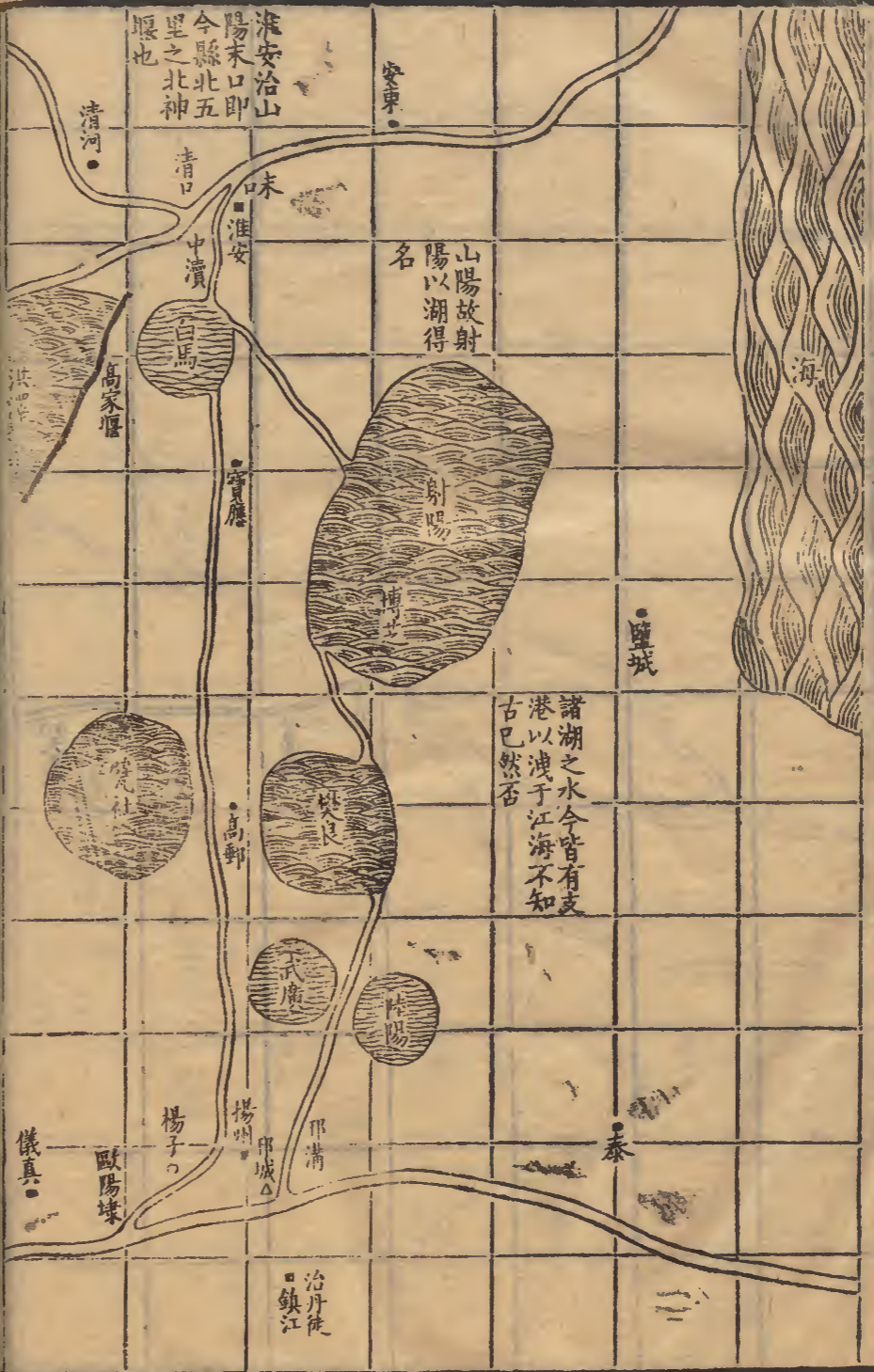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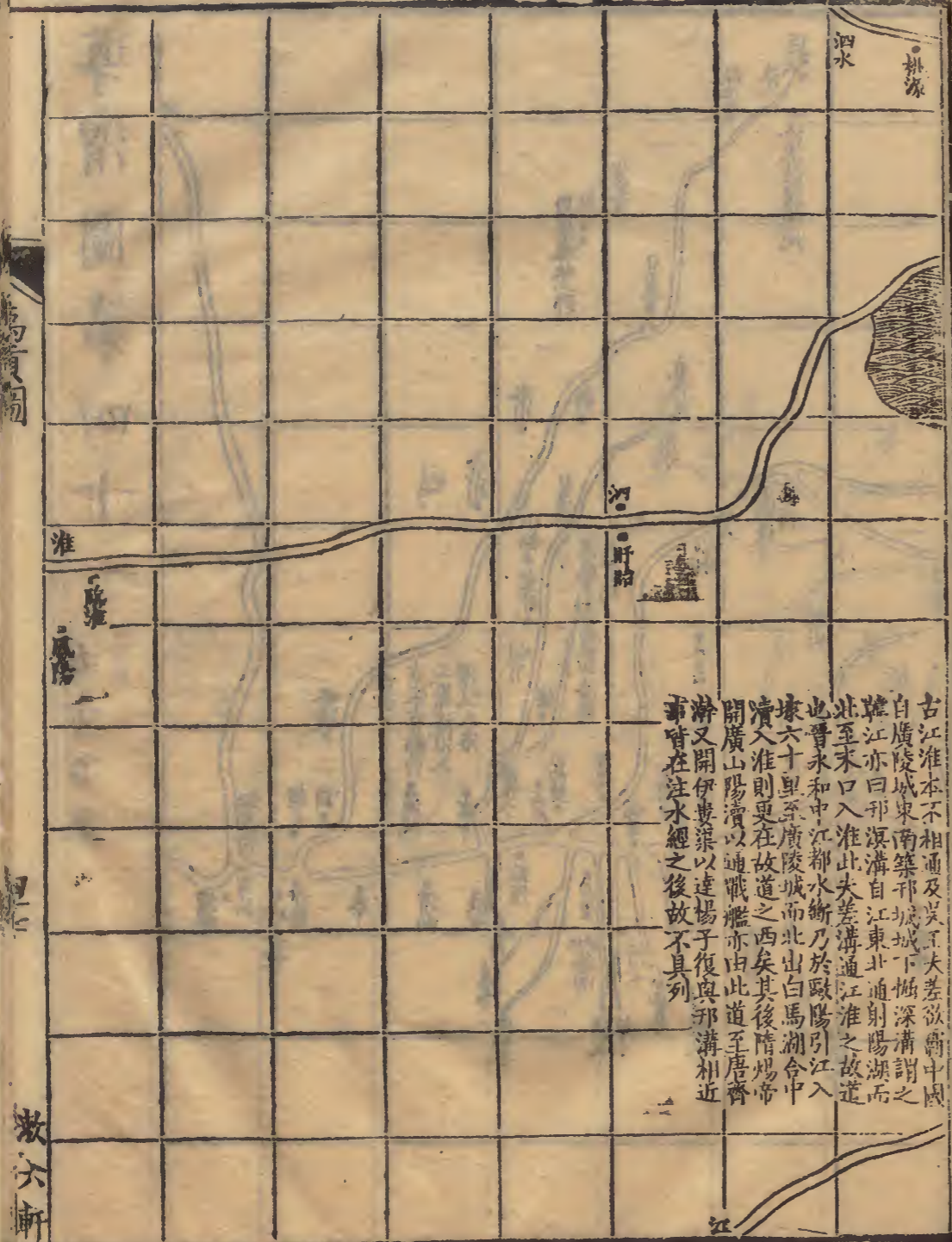
附每方四十里

禹貢圖

四十六



古江淮本不相通及吳王夫差欲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道也晉永和中和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引江入塘六十里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濱入淮則更在故道之西矣其後隋煬帝開廣山陽濱以通戰艦亦由此道至唐齊濟又開伊婁渠以達揚子復與邗溝相近而皆在注水經之後故不具列



禹貢圖

四十六

溝通江淮

導渭圖第四十一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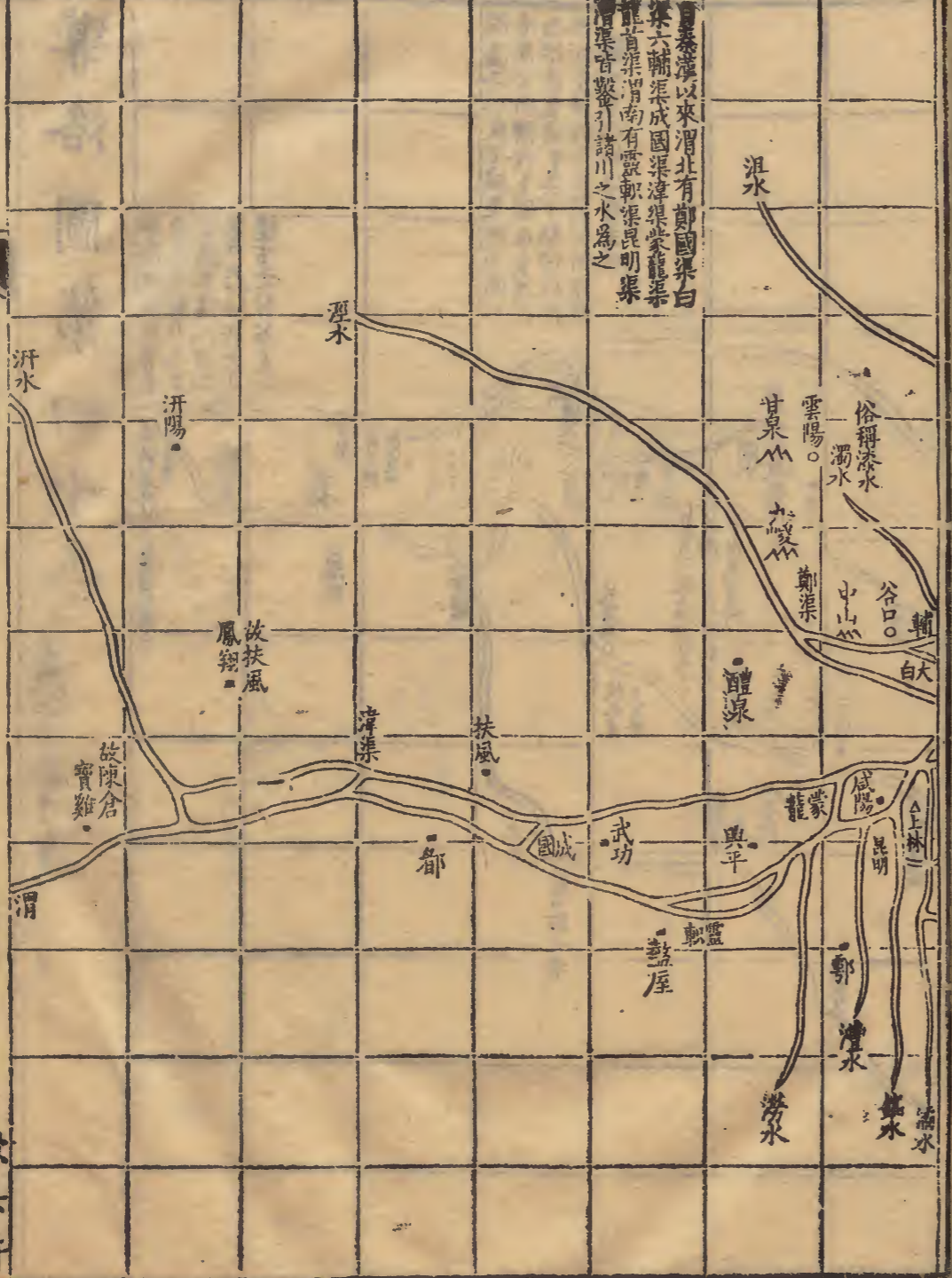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
 渭為大自西漢唐法運都於此鑿引諸
 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漚民田灌苑園津渠
 交絡離合不常凡渭南諸川盡失其舊亦
 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
 滋多而西渭東運皆非禹迹也且詩言豐
 水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
 北流而非東注矣竊疑豐西之勢漚東之
 錫滿漚漚禹時悉合漚以入渭故漚水得
 成其大禹導渭東會于漚常存漢漚陸縣
 北霸漚入渭處也至若渭北之水為鄭白
 所亂古未有此二渠漚混合流至機陽入
 渭不與漚相通故視漚為小今鄭渠既廢
 而濁水結於三原漚水不入富平可見二
 渠未開時漚元不合洛其入渭處即今
 石川河是也



自秦漢以來渭北有鄭國渠白
 渠六輔渠成國渠漳渠蒙龍渠
 龍首渠渭南有靈輒渠昆明渠
 漚渠皆鑿引諸川之水為之



導洛圖第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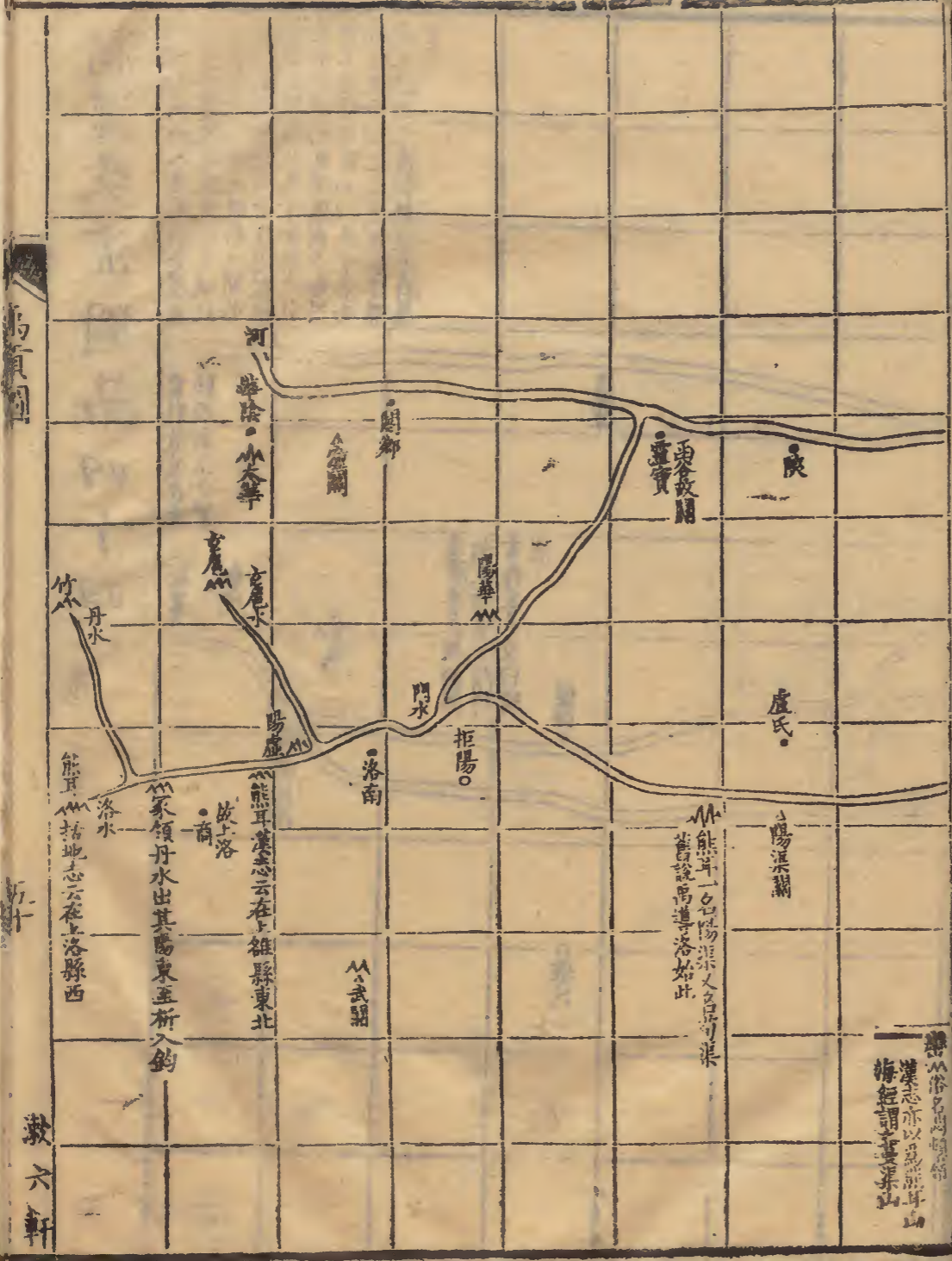
每方五十里

今洛水自鞏東東過汜水縣北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於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澗瀨二水夾王城東西而南入洛周公所謂我下澗水東瀨水西惟洛食者也其下都曰成周西距王城四十里周公所謂我下瀨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澗瀨二水夾王城東西而南入洛周公所謂我下澗水東瀨水西惟洛食者也其下都曰成周西距王城四十里周公所謂我下瀨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熊耳一名陽渠又名丹渠舊說謂洛始此

熊耳漢志云在雒縣東北

熊耳領丹水出其陽東至析入鈞

熊耳山據地志云在洛縣西

六軒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澗由王城西入洛本不合澗自
周靈王遷穀水使東出王城北
合澗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
遂為以穀及漢明帝復竭穀水
使出洛陽城北為千金渠又引
其水繞城南為陽渠與千金渠
會東過偃師縣南以注于洛而
禹貢東會澗澗之舊迹與洛諸
澗東澗西之遺制無復有存焉
者矣

鞏縣故城在今
縣西南三十里

故鞏
郟城

普城

陽渠注洛

通濟渠在偃師縣
南故陽渠也隋時
嘗修導之改曰通
濟

偃師

緱氏

王津

千金會
陽渠

漢洛陽
下都

穀水枝分
北入洛陽
溝

陽渠亦曰九曲瀆

穀水自竭
東注謂之
千金渠
河南
今洛陽

漢王雍入澗自下
通謂之穀

漢河南縣
鼎門
王城

石磧 死穀
磧南出為死穀
北出為湖溝

澗水
東周時謂之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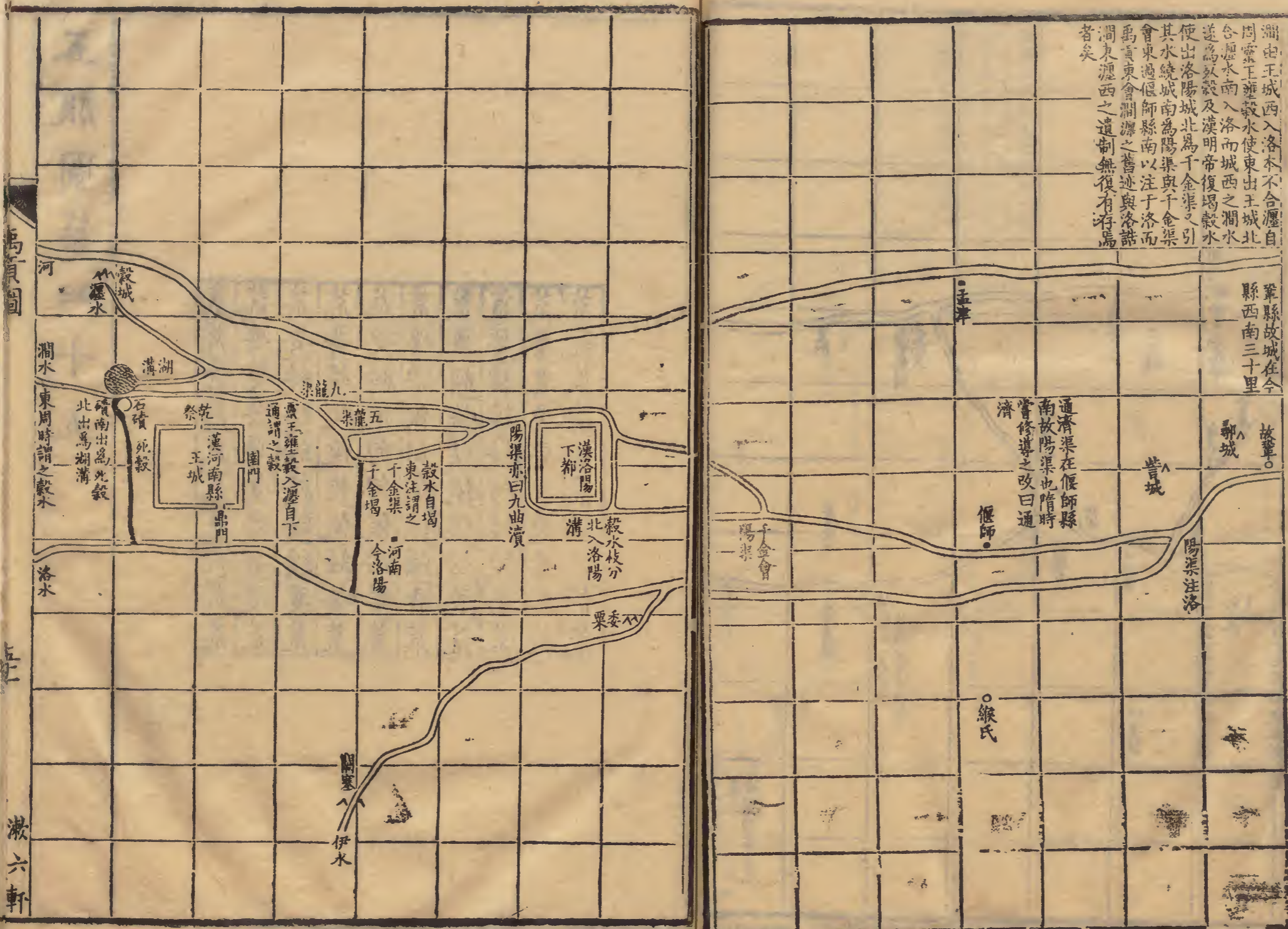
洛水

關塞
伊水

禹貢圖

五

澗六軒



五服圖第四十五

| | | | | | | | | | |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要 | 荒 | 要 | 荒 | 要 | 荒 | 要 | 荒 | 要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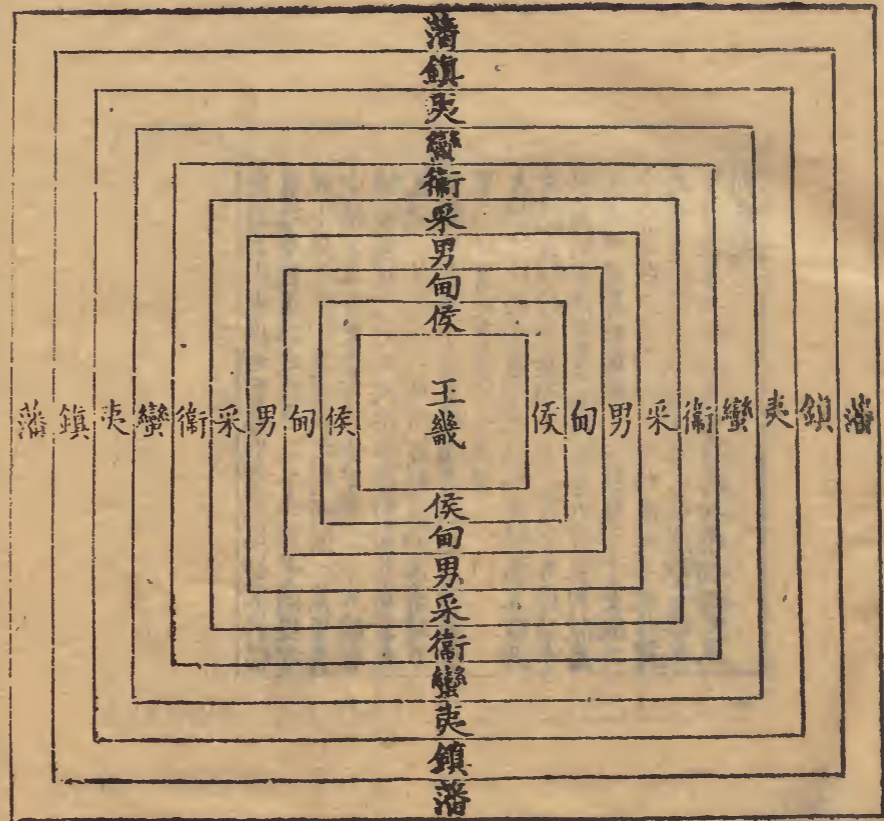
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初不計幅
 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
 五千里之地以為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
 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
 絕長補短之處而大經整齊劃如棋局若夫
 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嶠夷西被流沙屈于
 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
 九州之地西南巖而東北縮禹制為五服必
 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去古已遠不可得聞今
 姑用開方法畫為百區區方五百里甸服為
 方五百里者四候服十二綏服二十要服二
 十八荒服三十六以見中外廣狹之數非謂
 為當日所制四面均齊方正截然如柁路也
 聖者觀象而得其意勿復為拘繫捫獨之說
 則善矣

禹貢圖

五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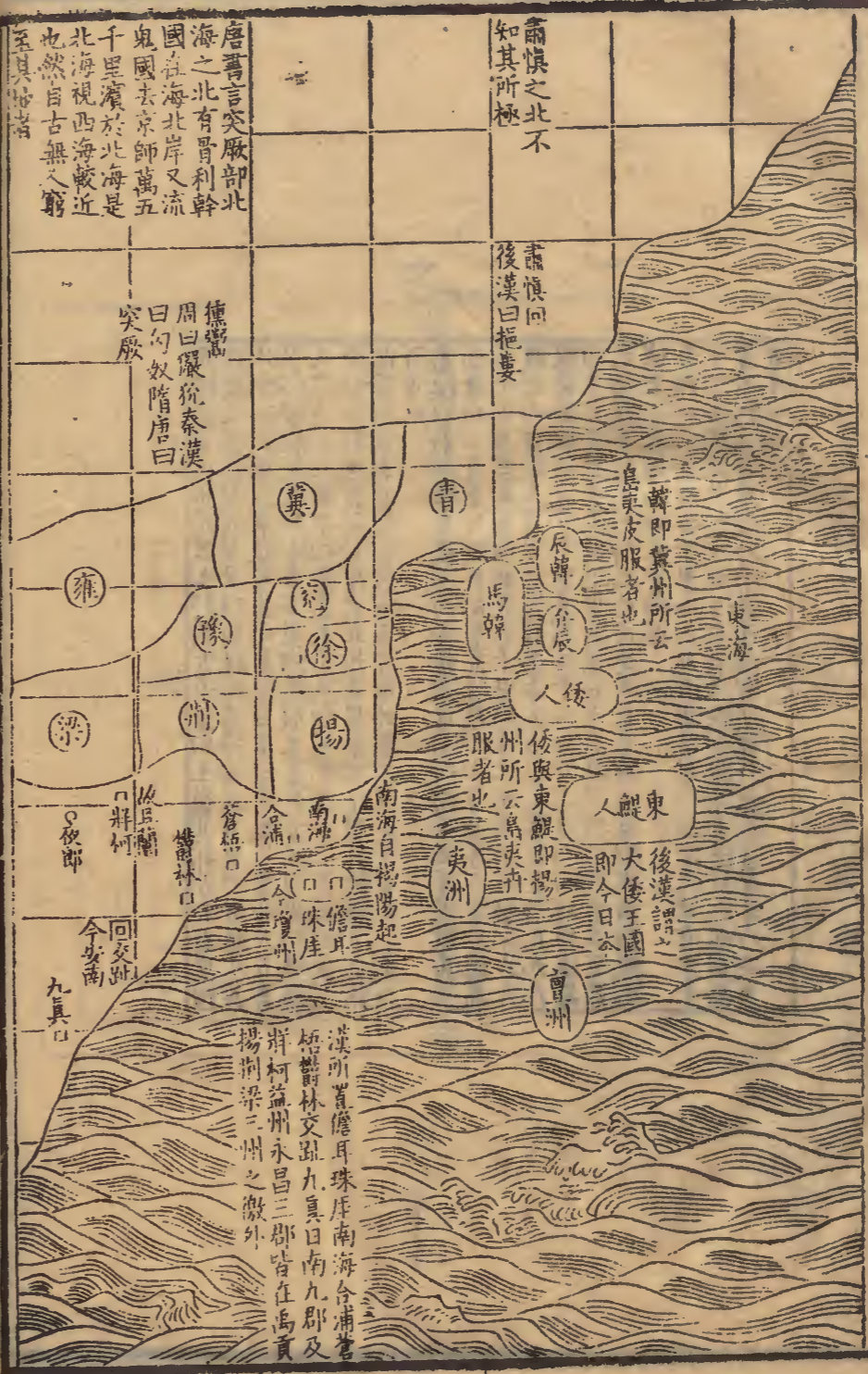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附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陸佃曰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四面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
 易被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里兩面相距通為五千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
 金履祥曰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激六軒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分扶問切率音律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

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為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古志言境界四正四隅為八到或又曰正東微南正北微西推此類則共有十六方準望之法加密矣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鈎邪如弓之弦迂如

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為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直略切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為圖矣古之為圖者必精於句股之數故準望索黍不差金吉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下弼成五服者也說本周髀經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

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仁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跡所由為得其真而特不可以為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攷之於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鳥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為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違準望既定為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視諸掌矣後之撰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其所書唯據人跡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雖有精於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

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鳥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為疎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况可據以定準望邪昔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為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吏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算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為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為二條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一準望曰某在東若干里某在西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為圖則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為方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為名山之位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附新形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為學者之一助矣壬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